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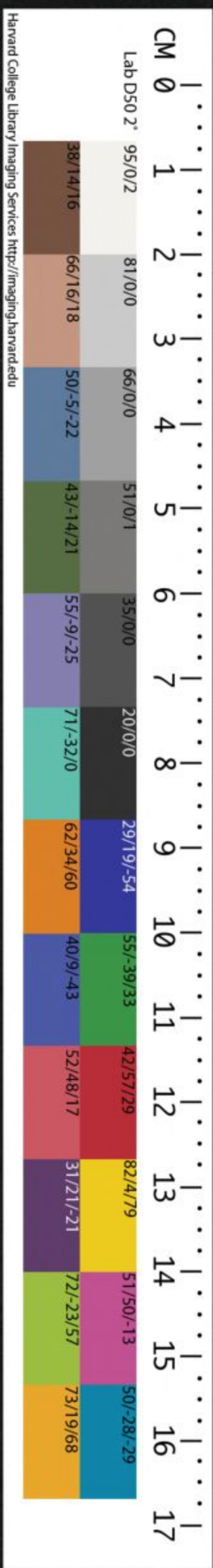
資治通鑑綱目

第五十九  
凡八年  
起壬子盡己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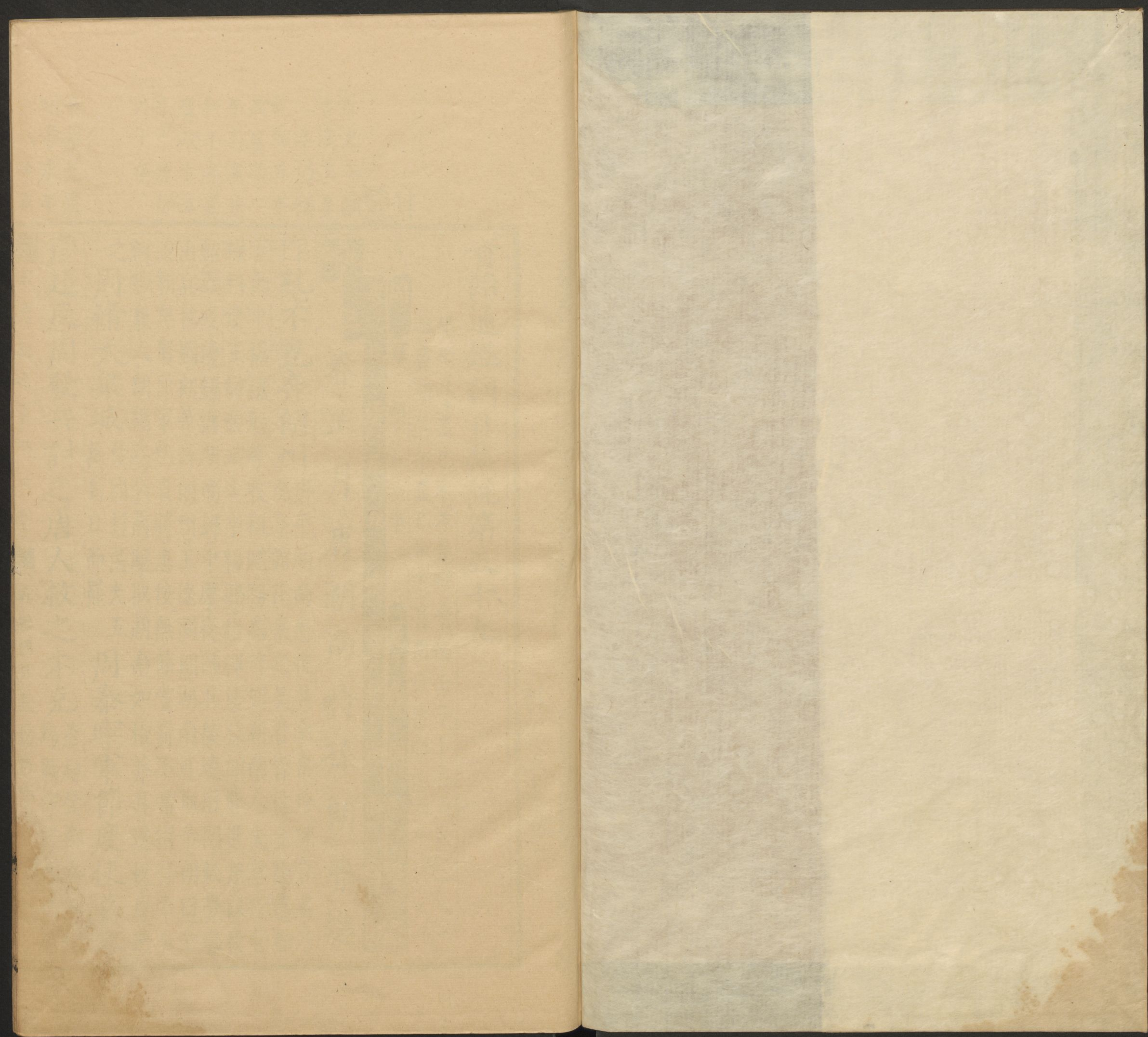
60

CHINESE-INDIAN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MAY 11 1951









世史正綱  
書漢主旻稱  
乾祐五年  
周廣順二年  
和南漢乾  
廣政十年  
年商唐保  
大十年

壬子

資治通鑑綱目集說第五十九

起壬子。盡已未。考異提要。起壬子。下有周太祖顯德六年。凡八事。

唐平湖南。悉收其金帛珍玩倉粟。乃遣都

唐平湖南。悉收其金帛珍玩倉粟。乃遣都

春正月。唐湖南將孫朗曹進

作亂。不克。奔朗州。至亭館。花果之美者。皆徙金陵。遣都

官郎中楊繼勳等收租賦。務為苛刻。湖南人失望。行營

糧料使王紹顏減士卒糧。賜指揮使孫朗曹進怒。謀殺

紹顏。及邊鎬據湖南歸中原。夜帥其徒燒府門。鎬覺之。

出兵格鬪。朗等奔朗州。王達問朗。湖南可取乎。朗曰。金

陵朝無賢臣。軍無良將。忠佞無節。賞罰不當。得存幸矣。

何暇兼人。朗請為公前驅。取湖南。如拾芥耳。達悅。厚遇

之。周脩大梁城。發開封民夫五。周泰寧軍節度使慕容

彥超反。周發兵討之。唐人救之。不克。彥超發鄉兵入城。

周太祖之廣順二年。通鑑綱目集說第五十九。

軫一之五十三卷二

唐平湖南。悉收其金帛珍玩倉粟。乃遣都

春正月。唐湖南將孫朗曹進

作亂。不克。奔朗州。至亭館。花果之美者。皆徙金陵。遣都

官郎中楊繼勳等收租賦。務為苛刻。湖南人失望。行營

糧料使王紹顏減士卒糧。賜指揮使孫朗曹進怒。謀殺

紹顏。及邊鎬據湖南歸中原。夜帥其徒燒府門。鎬覺之。

出兵格鬪。朗等奔朗州。王達問朗。湖南可取乎。朗曰。金

陵朝無賢臣。軍無良將。忠佞無節。賞罰不當。得存幸矣。

何暇兼人。朗請為公前驅。取湖南。如拾芥耳。達悅。厚遇

之。周脩大梁城。發開封民夫五。周泰寧軍節度使慕容

彥超反。周發兵討之。唐人救之。不克。彥超發鄉兵入城。

周太祖之廣順二年。通鑑綱目集說第五十九。



募羣盜剽掠鄰境。敕以曹英為都部署討彥超。向訓為

都監。三省曰。向訓。向姓也。本自有殷。宋文公支子。向文

公之後。孫成。以王父字為氏。余按春秋左氏傳。向戌。宋桓

父事之。唐主發兵。軍下邳。縣屬徐州。東南至沐陽

縣。百里。以援彥超。周師逆擊。大破之。獲其將燕敬權。彥

超勢沮。發明彥超書。反。周書討而唐人書救。所以見唐助

罪也。周師圍兗州。曹英等至兗州。設長圍。慕容彥超屢

攻之。初。彥超將反。判官崔周度諫曰。魯詩書之國。自伯

禽以來。不能霸諸侯。然以禮義守之。可以長世。公於國

家。非有私憾。況主上開諭。勤至。苟徹備歸誠。則坐享泰

山之安矣。彥超怒。及是。括士民之財。以贍軍。坐匿財。死

者甚眾。前陝州司馬閻弘魯。傾家為獻。彥超猶以為有

所匿。命周度索其家。無所得。彥超收弘魯妻。繫獄。有

乳母於泥中。搯得金纏臂。獻之。冀以贖其主。彥超

榜掠弘魯夫妻。肉潰而死。以周度為阿庇。斬於市。北漢

攻周府州。折德辰敗之。二月。遂取岢嵐軍。再書伐周矣。

後州月 此

此其書攻何。伐而遁焉。不足以言伐也。自是兩

相加。兵書擊書攻而已矣。會契丹兵亦書寇。周釋唐

俘遣還。所共疾也。唐主助之。得無非計乎。唐主大慙。先

所得中國人。皆禮而歸之。然猶議取中原。中書舍人韓

三省註。培。得之。培。蒲。得之。培。蒲。

爬土也。以手。

榜掠見秦。二世一年。

白麻見前。唐德宗貞元十一年。

盪音椀。

狗矢之矢。亦作屎。



乎獨上言儼素有直聲今所坐已會赦夏四月朔日食宜從寬宥儼由是得免人亦以此多之

○唐遣兵攻桂州南漢擊敗之朗州張巒圖桂州又未

有功謂馮延巳孫晟曰楚人求息肩於我(三省曰)言湖

撫其瘡痍而虐用其力非所以副來蘇之望(集覽)來蘇

我君來其可蘇息也吾欲罷桂林之役斂益陽之戍以

遠近震驚一旦三分喪二(三省曰)得潭而失朗桂故謂

統軍使侯訓將兵與張巒合周主自將討兗州克之慕

容彥超自殺人招諭之不從乃命進攻先是術者給彥

超云鎮星行至角亢兗州之分(集覽)角亢東方二宿名

彥超貪吝人無鬪志將卒多出降官軍克城彥超方禱

鎮星祠力戰不勝乃焚祠赴井死官軍大掠城中死者

後州

日

后來之后

晟以為然

三省曰猶

言宜如此

鎮星見漢

武帝元封

元年填星

曲阜見周  
安王八年

孔子祠見  
漢章帝元  
和二年闕

近萬人周主欲悉誅其將吏翰林學士竇儀唐司徒李

見馮道范質與共白曰彼皆脅從耳乃赦之

建勳卒勿封土立碑聽人耕種於其上免為它日開發

之標及江南之亡謂宋平金陵時貴人冢無不發惟建

勳冢莫知其處(三省曰)李建勳知國事之日非而骸骨

得保其藏可六月朔周主如曲阜謁孔子祠拜其墓周

謁孔子祠將拜左右曰孔子陪臣也不當以天子拜之

周主曰孔子百世帝王之師敢不敬乎遂拜又拜孔子

墓命禁樵採訪孔子顏淵之後以為曲阜令及主簿發

明周主起自行伍尚能言孔子為百世帝王之師於是

-5 225 50 915" data-label="Text">

展敬行禮而左右諛臣乃有孔子陪臣之說可謂謬之

甚矣此謁祠拜墓綱目所以特書而美周主也(書法)書

-5 225 40 915" data-label="Text">

祠孔子多矣未有書日者此其書朔何重予之也十朔

而行禮致拜以重道可謂知所尊矣故書朔書如終綱

-5 225 40 915" data-label="Text">

目書祠孔子五詳漢高帝十二年書謁孔子祠一而巳矣

-5 225 40 915" data-label="Text">

書如者二乙亥魏孝文帝是年其書日則一而巳矣蜀

-5 225 40 915" data-label="Text">

大水壞其太廟發明太廟必在高明之地而大水周朔

-5 225 40 915" data-label="Text">

周太祖之廣順二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五十九 三



方節度使馮暉卒以其子繼業為畱後暉卒繼業殺兄

而命之契丹幽州節度使蕭海真請降于周不果

事周朝因契丹為勤政殿學士與海真善說海真內附

之弟幹在契丹為勤政殿學士與海真善說海真內附

海真欣然許之幹因謀以聞且與濤書言契丹主童駿

無遠志朝廷若能兵必克不然與和必得二者皆利

於速度其情勢它日終不能力助河東者也會中國多

事不果從三省曰北不得燕雲西不得河鄆靈夏宋人

以為千古之恨觀溫公書此事則元祐初弃米脂等四

寨知中國之力不足也發明幽州請降于周既不果從

何必書之所以致其嗟惜之意也書法不果何不果從

也於是中國多事遂不果從不果從不果從不果從

果從矣則何以書加慕華也秋七月周樞密使王峻

辭位不許峻性輕躁多計數好權利喜人附已每言事

舊有功三省曰帝自鄴都入汴至即位王峻之功為

多每優容之峻益驕鄭仁誨向訓李重進皆周主在藩

鎮時腹心將佐也稍稍進用峻心嫉之累表稱疾求解

機務又遺諸道書求保證諸道以聞周主驚駭遣左右

慰勉令視事不至以直學士陳觀與峻親善令往諭旨

觀曰陛下但聲言臨幸其第嚴駕以待之集覽臨幸蔡

三省曰駿  
五駭切癡  
也河東謂北

懟直類切

宅陟駕切

侃侃見論  
十語鄉黨篇

孫欽當以兵戍邊往辭承丕承丕邀與俱見府公三省

曰府公謂郭延鈞也公者人之尊稱一府所尊故謂之

卒出繫囚發屯戍將吏畢集欽謂承丕曰今延鈞已伏

辜公宜出詔書以示眾承丕曰我能致公富貴勿問詔

書欽始知承丕反因給曰今內外未安請為公巡察即

躍馬而出曉諭其眾帥以入周天平節度使高行周卒

府攻承丕斬之傳首成都周天平節度使高行周卒

行周有勇而知義功高而不矜策馬臨敵叱咤風生集

覽叱咤發怒聲風生雷厲風飛之謂言其威聲可畏也

平居與賓僚宴集侃侃和易人以是重之周制犯鹽麴

三省曰史言高行周所以能以功名終周制犯鹽麴

判武德軍郭延鈞指揮使孫欽討誅之延鈞不禮於承

丕奉聖指揮使

主慰勞令視事焉王峻張本蜀梓州監押王承丕殺

必不敢不來從之峻乃入朝周蜀梓州監押王承丕殺

其恩沛之及也嚴駕嚴莊車駕也凡治行李曰戒嚴峻

邑曰天子車駕所至民臣皆以為僥幸故謂之幸蓋幸

慰勉令視事不至以直學士陳觀與峻親善令往諭旨

觀曰陛下但聲言臨幸其第嚴駕以待之集覽臨幸蔡

周太祖之廣順二年通鑑綱目集說第五十九



差又茲切

考證寇當  
作攻周

冀州見秦  
二世二年

周太祖之廣順二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五十九

四

者以斤兩定刑有差

三省曰時勅諸色犯鹽麴所犯一斤已下至一斤已上徒三年五斤已上重杖一頓處死

九月周禁邊民毋得入契丹

界停掠○契丹寇冀州周兵拒却之○冬十月武平畱

後劉言遣兵攻潭州唐節度使邊鎬棄城走言遂取湖

南唐武安節度使邊鎬不合衆心吉水人歐陽廣三省

在州東北四十里宋白曰隋開皇間廢吉陽縣入廬陵

將帥才必喪湖南不報仍使鎬經略朗州自朗來者多

言劉言忠順鎬不為備唐主召言入朝言不行謂王達

曰唐必伐我奈何達曰邊鎬撫御無方士民不附可一

戰擒也言乃以達及周行逢何敬真潘叔嗣張文表等

卜人皆為指揮使部分發兵行逢能謀文表善戰叔嗣

果敢三人多相須成功情款甚昵諸將欲召澁州酋長

符彥通行逢曰蠻貪而無義前年入潭州焚掠無遺吾

兵以義舉住無不克烏用此物使暴殄百姓哉乃止然

後州

瑄土刀切

柳丑森切

慶州見周  
二年義渠

然

亦畏彥通為後患以蠻酋劉瑄為西境鎮遏使以備之

十月達等將兵分道趣長沙以孫朗曹進為先鋒使邊

鎬遣兵屯益陽達等克之遂至潭州鎬棄城走吏民俱

潰達入城自稱武平節度副使權知軍府事三省曰武

平當作武安軍府謂潭州軍府也以何敬真為行軍司

馬唐將守湖南諸州者相繼遁去劉言盡復馬氏嶺北

故地惟柳連契丹大水瀛莫幽州大水流民入塞者四

入于南漢被掠得歸者十五六萬書法書大水多矣必中

土也此契丹水耳何必書志善政也於是流民入塞四

十萬周主詔賑給之周平章事李穀辭位不許穀以病

以是為善政故書之卿所掌至重朕難其人苟事功克

集何必朝禮穀不得已復視事穀未能執筆詔以三司

務繁令刻周立許訟法察使處決不直乃聽詣臺省或

名印用之倩人書者必書所倩姓名居處若無可倩

自不能書牒倩人書者必書所倩姓名居處若無可倩

聽執素紙所訴必須已事毋得挾私客訴三省曰客訴

事不干己妄興周慶州野雞族反遣折從阮討之慶州

詞訴謂之客訴周慶州野雞族反遣折從阮討之慶州

周太祖之廣順二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五十九

五



饒州見秦二世二年

鄭州見梁武帝普通六年鄭城

滑州見晉孝武帝太元九年

周太祖之廣下一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五十九

五

郭彥欽性貪野雞族多羊馬三省曰野雞族五代會要黨項野雞族居慶州北彥欽故擾之以求賂野雞族遂反從折從阮為靜難節度使討之

削邊鎬官爵流饒州初鎬從查文徽克建州凡所俘獲皆全之建人謂之邊佛子及克潭

州市不易肆潭人謂之邊苦薩既而政無綱紀惟目設齋供盛脩佛事潭人失望謂之邊和尚矣馮延巳孫晟

上表請罪皆釋之晟陳請不已乃與延巳皆罷唐主以比年出師無功及議休兵息民或曰願陛下數十年不用兵可小康矣唐主曰將終身不用何

數十年之有思歐陽廣之言拜本縣令十一月周制稅

牛皮法稅取一皮餘聽賣買惟禁賣於敵國自兵興以來禁民私賣買牛皮悉令輸官受直唐明宗之世有司

止償以鹽晉天福中并鹽不給漢法犯私牛皮一寸抵死然民間日用實不可無至是十二月河決鄭滑周遣

李穀建議均於田畝公私便之使脩塞

○周靜難節度使侯章入朝章獻買宴絹千匹銀五百兩周主不

後并

受

受曰諸侯入覲天子宜有宴犒豈待買邪自今如此比者皆不受周翰林學士徐台符請誅誣告李崧者馮道以為屢更赦不許王峻嘉台符之義白收二人誅之集覽白收謂稟白於上而收捕之書法葛李為姦逆於漢者也此周矣書伏誅何書伏誅以見姦逆之罪雖易世不可逭也綱目之懲惡嚴矣

○周廣順三年○是春正月周以劉言為武平節度使

劉言上表于周乞移使府治朗州且請貢獻賣茶悉如馬氏故事許之以言為武平節度制置武安靜江等軍

事王遠為武安節度使何敬真為靜周罷戶部營田務

江節度使周行逢為武安行軍司馬

除租牛課宿前世屯田皆在邊地使戍兵佃之唐末中原

質戶使輸課佃之戶部別置官司總領不隸州縣或丁

多無役或容庇姦盜州縣不能詰梁太祖擊淮南得牛

萬計以給農民使歲輸租牛死而租不除民甚苦之周主素知其弊李穀亦以為言敕悉罷之以其民隸州縣

世史正綱書  
漢乾祐六年  
周廣順三年  
南漢乾和十  
一年蜀廣政  
十六年南唐  
保大十一年

丑癸

周廣順三年

是春正月周以劉言為武平節度使

周太祖之廣順三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五十九

六



汜可之汜  
許乙切幾  
也  
萊州見漢  
成帝末始  
元年東萊

周太祖之廣順三年  
田廬牛具並賜見佃者為永業是歲戶部增三萬餘戶  
民既得為永業始敢葺屋植木獲地利數倍或言營田  
有肥饒者不若鬻之可得錢數十萬緡以資國周主曰  
利在於民猶在國也朕用此錢何為唐草澤郡棠集覽  
草澤猶言草野之士也郡棠其姓名前唐太宗時有上  
書者言臣居草澤注草澤寂寞之地也上言近游淮上  
聞周主恭儉增脩德政吾兵新破於潭朗恐其有南征  
之志宜為之備發明人主苟有愛民之心則必有愛民  
之政矧如五代亂離之極尤賴撫養之仁周太祖既立  
訴訟法又定稅牛皮法又罷營田務除租牛課此亦可  
謂有恤民之心者綱目詳而書之皆所以致  
其予之之意耳詩曰民亦勞止汜可小康  
史葉仁魯有罪伏誅魯漢高祖之親將也三省曰按葉仁  
嘗破契丹于承天軍今日帝之故吏必嘗事帝于樞密  
院或討河中鎮鄴都時也坐賊賜死周主遣中使賜以  
酒食曰汝自抵國法吾無如  
之何當存恤汝母仁魯感泣  
河為憂王峻請自行視許之集覽自視視按行也謂親  
往決河巡視也鎮寧節度使榮屢求入朝峻忌其英烈

烈

良

後册

每

契丹寇定州周將  
楊弘裕擊走之考

證寇皆當作攻周○謹  
按綱目之作其事則周  
秦漢晉隋唐其義則內  
中國外夷狄夫淳維之  
地無氏族以別其類無  
田廬以定其業無禮樂  
以修其政無學問以資  
其身故曰夷狄不可以  
中國治也帝王之世  
服則懷之以德否則畏  
之以威內外之分截然  
有制由秦至晉中國自  
隋夷狄入中國唐至五  
李中國奢夷狄綱目而  
後周未暇論世道之變  
趨於下矣秦使蒙恬  
北攻河南地因河為塞  
通直道起臨洮至遼東  
延袤萬餘里胡人不敢  
南牧漢用陳平厚遺關  
氏用畢敬結和親曰厚  
道者納幣之始曰和親  
者交中國之始拒之以  
華扼之以險阻則有

每沮止之至是榮復  
求入朝周主許之

契丹寇定州周將楊弘裕擊走之

○周鎮寧節度使郭榮入朝

故李守貞騎士馬全義從  
榮入朝召見補殿前指揮

使謂左右曰全義忠於所事昔在河中屢挫吾軍女輩  
宜效之書法前書養子榮矣辛亥年此書郭榮何正之  
為周王周以王峻兼平盧節度使  
峻聞榮入朝遽歸大  
之子也

命周野雞族降○武安節度使王逵殺靜江節度使何

敬真初王逵以何敬真為靜江副使朱全瑋為武安副

全瑋各置牙兵與逵分廳視事惟行逢為武安司馬敬真

達親愛之敬真辭歸朗州又不能事劉言與全瑋謀作

亂言疑達使敬真伺已將討之逵懼行逢曰言素不與

吾輩同心敬真全瑋恥在公下宜早圖之會南漢寇全

州行逢請說言遣敬真全瑋將兵禦南漢至長沙以計取之  
達從之敬真全瑋將兵禦南漢至長沙以計取之  
歡宴飲連日多以美妓餌之敬真淹留不進達  
乘其醉使人詐為言使者責敬真全瑋收斬之  
周更作

周太祖之廣順三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五十九

七



以絕其侵中國之路厚  
遺以資之。和親以悅之  
則有以啓其觀中國之  
然則蒙恬之功也。孝武  
帝蒙恬之罪也。將百萬  
衆橫行匈奴中。終西漢  
蒙恬之功也。其功不在  
蒙恬下。水漢蒙恬徒先  
以內地養虎以自安。害  
然猶不至夫入也。晉初  
郭欽上疏下納江統者  
論不用。遂至青衣行酒  
於光極。羊車肉袒於虜  
庭。五帝三王之都。悉為  
所梁。汗矣。唐用劉文静  
奢矣。厥取天下。肅宗資  
回紇討賊。石晉用桑維  
翰。奢契丹得國。平居闕  
絕。猶仿猶夏之患。況資  
其力取大利乎。若文靜  
維翰之罪。浮於陳手。其  
敬可知也。考之凡例中  
則有主則夷狄書。必無  
主書入。又口正統用兵  
於夷狄。書伐書。豈書擊  
大賢。立言匡中國乎。四  
夷在一字之間。曰寇曰

入。繫於直道之制。曰伐  
曰攻。曰擊。勇於百萬之  
師。其外之亦至矣。且窮  
兵黷武。非上計也。納幣  
和親。非良策也。有志於  
下。必謹內外之分。備  
德立威。以柔服之。至其  
弗率。然後征。將如蒙  
恬。衛青霍去病。則將之  
言。如郭欽。江統。則用之  
失。計如陳平。姜放。劉文  
則中國又安萬世永賴  
矣。

周太祖之廣順三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五十九

七

二寶 初契丹主德光以晉傳國寶北還。至是更以玉作  
寶兩座。用白玉方六寸。螭虎紐。馮道書寶文。其一以皇  
帝承天受命之寶為文。其一以皇帝神寶為文。宋白曰  
時內司製二寶。詔太常具制度。以聞。有司言。唐六典符  
寶。即掌天子八寶。其一曰神寶。二曰受命寶。其神寶方  
六寸。高四寸六分。厚一寸七分。蟠龍紐。文與傳國璽同。  
傳國璽。秦皇以藍田玉刻之。李斯篆。方四寸。面文曰受  
命于天。既壽永昌。紐盤五龍。二寶。歷代相傳。以為神器。  
別有六寶。一曰皇帝行璽。二曰皇帝之璽。三曰皇帝信  
璽。四曰天子行璽。五曰天子之璽。六曰天子信璽。此六  
璽。因文為名。並白玉螭虎紐。歷代傳受。或亡失。則補之。  
北朝鑄之以金。貞觀十六年。別製玄璽一座。文曰皇天  
景命。有德者昌。白玉螭虎紐。同光中製寶一座。文曰皇  
帝受命之寶。天福四年。製寶一座。文曰皇帝神寶。其同  
光天福二寶。內司製造。不見紐篆。分寸制度。勅令製國  
寶兩座。其一宜以皇帝承天受命之寶為文。其一以皇  
帝神寶為文。命書中書令馮道書寶文。議者曰。國以玉璽為  
傳授神器。邃古無聞。運計樞曰。舜禹天子。黃龍負璽。世  
本曰。魯昭公始作璽。秦兼六國。稱皇帝禮。取藍田之玉。



玉

玉

玉

玉工孫壽刻之。方四寸。李斯為大篆。書之。形制如龍魚  
鳳鳥之狀。希世之至寶也。秦亡。子嬰以璽降漢。漢世世  
傳寶之。王莽之篡。求璽於元后。后投之於堦。一角微缺。  
莽誅歸之。更始更始敗。歸之盆子。及熊耳之敗。盆子以  
璽降光武。漢末黃巾亂。投璽於井。孫堅入洛。見井有五  
色氣。取得之。以歸袁術。術敗。荊州刺史徐璆得之。詣許  
以進獻帝。魏篡漢得之。以傳于晉。洛陽之陷。劉聰得之。  
劉曜為石勒所禽。璽歸于鄴。石氏之亂。冉閔得之。閔敗。  
晉將戴施入鄴得之。送江東。傳之宋齊梁。臺城之破。侯  
景得之。景敗。其將侯子鑒。以璽走。為追兵所迫。投於栖  
霞寺井中。僧永杼得而匿之。陳永定二年。永弟子普智  
以璽上陳。主簿隋平陳始得。秦真傳國璽。煬帝江都之  
禍。宇文化及得之。化及敗。璽歸寶建德。建德敗。其妻曹  
氏以璽獻于唐。唐禪。楊涉送寶于大梁。莊宗滅梁得之。  
同光末。內難作。寶為火灼。文字訛缺。明宗得之。清泰敗。  
以寶隨身。自焚而死。寶遂亡。失其神寶者。方六寸。厚一  
寸七分。高四寸六分。蟠龍隱起。文與秦璽同。但玉色不  
及。形制高大耳。不知何代製造。東晉孝武十九年。雍州  
刺史郗恢得之。慕容永送於金陵。傳之宋齊梁。臺城之  
破。侯景得之。景敗。侍中趙思齊攜走江北。獻之齊文宣

周太祖之廣順三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五十九

八



商州見晉  
元帝太興  
元年上洛  
衍空罕切  
又去聲

開封見周  
顯王二十  
九年大梁

母昭之母  
音無從女  
中一畫  
母弟之母  
古某從女  
中二點

帝宇文滅齊得之。宇文亡入隋，隋文帝改號傳國璽。又改為受命璽。及平陳始得秦真傳國璽，仍以秦璽後出。得於亡陳，以比朝所傳神璽為第一。秦璽次之，隋亡寶建德妻與神璽俱獻長安。唐末不知所在，其說頗有源委。因載周賤王峻為商州司馬。峻晚節益狂躁，奏請以進退宰輔不可倉猝，俟更思之。峻語浸不遜，峻退。周主幽峻別所，召見馮道等泣曰：王峻陵朕太甚，欲盡逐大臣，翦朕羽翼，朕惟一子，專務閒阻，無君如三月周主以此誰則堪之。乃賤峻商州司馬，以病卒。

**郭榮為開封尹封晉王**  
書法正名也。五季不立太子封為晉王。則將承大業矣。不可以不正也。然則曷為不書子。不書子所以別於正統也。故封子不書主。此特書之予得人。

**周寧州殺牛族反**  
初殺牛族與野雞餽餉迎奉官軍利其財奪而掠之。殺牛族反與野雞合。敗州兵于包。周以郭山周主以郭彥欽擾羣胡致其作亂。黜廢於家。

**元昭為慶州刺史**  
初解州刺史郭元昭與權鹽使李溫玉有隙。三省曰：漢隱帝分河中之解。

解

後州

安

安邑縣。開言為解州。溫玉壻魏仁浦為樞密主事。晉有尚書都令史八人。秩二百石。與左右丞總知部臺事。梁五人謂之五都令史。隋開皇初改都令史為都事。置八人。後魏於尚書諸司置主事令史。隋於諸省又各置主事令史。隋煬帝並去令史之名。更曰主事。初雜用士人。至唐並用流外。至五代樞密院亦置主事。元昭疑仁浦庇之。會李守貞反。溫玉有子在河中。元昭收擊溫玉。奏言其叛。事連仁浦。周主時為樞密使。知其誣。釋不問。至是仁浦為樞密承旨。元昭代歸。甚懼。過洛陽。以告仁浦。弟仁滌。仁滌曰：吾兄平生不與人為怨。况肯以私害公乎。既至。仁浦白以唐復以馮延巳同平章事。書法書復元昭為慶州刺史。有因仍之辭。詳漢文帝十四年。夏六月。過也。復以為之辭。四有改過之辭。有貳過之辭。契丹將張藏英降周。周九經板成。初唐明宗之世。令國印賣。至是板成。獻之。由是雖亂世。九經傳布甚廣。三省曰：史言聖人之道。所以不墜者。以其有方策之傳也。是時蜀母昭裔母姓也。齊宣王封母弟於母鄉。其後因以為氏。亦出私賤百萬營學館。且請刻板印九經。蜀主從

周太祖之廣順三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五十九  
九



民與閩而  
北三省曰  
觀民之心  
向背唐之  
君臣可以  
炭炭矣

周太祖之廣順三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五十九  
九  
之由是蜀中文學亦盛自漢司馬相如楊雄以來蜀中  
默為多士而斯文之盛衰則繫乎上之人書法成者何  
蒙成也先是明宗始命刻板至是而成綱目於唐王逵  
書初於周書成錄實也石經經板綱目備書之

襲破朗州執劉言殺之○秋七月唐大旱涸淮水可涉  
饑民度淮相繼濠壽發兵禦之民與鬪而北周主聞之  
曰彼我之民一也聽糴米過淮唐人遂築倉多糴以供  
軍八月詔以舟八月王逵還潭州以周行逢知朗州事  
車運載者勿予八月王逵還潭州以周行逢知朗州事  
達遣使上表請復移使府治潭州事周塞決河即位至是  
州從之逵以周行逢知朗州事周塞決河即位至是三  
年書罷貢珍食書詔上封事書毀寶器書謁孔子祠拜  
其墓書立訴訟法書制稅牛皮法書罷戶部營田務除  
租牛課再書塞決河可書之善多矣至書唐淮南饑契  
丹大水唐大旱庶幾有君人之度者綱目尤深予之  
周太水○周築郊社壇作太廟於大梁周主自入秋得風  
財以禳之周主欲祀南郊又以自梁以來郊祀常在洛  
陽疑之執政曰天子所都則可以祀百神何必洛陽於

是始築圓丘社稷壇作太廟於大梁三省曰自梁都大  
梁以來建立郊廟皆所未遑晉天福四年太常禮院奏  
唐廟制度請以至德宮正殿周鄴都畱守王殷入朝周  
隔為五室而已今始作太廟周鄴都畱守王殷入朝周  
主殺之殷恃功專橫凡河北鎮戍兵應用敕處分者殷  
其入朝畱克京城內外巡檢因力疾御殿殷入起居遂  
執之下制誣殷謀以郊祀日作亂殺之書法上書入朝  
下書殺之病周也殷雖專橫誣以謀亂則非唐復置科  
罪矣故斥書主綱目入朝書殺之者一而已唐復置科  
舉從知制誥徐唐流徐鉉於舒州貶徐錯為校書郎分  
司唐楚州刺史田敬洙請脩白水塘溉田以實邊馮延  
渠塘堙廢者吏因緣侵擾大興力役奪民田甚衆徐鉉  
以白唐主唐主命鉉按視之鉉籍民田悉歸其主或譖  
鉉擅作威福唐主怒流鉉舒州然白水塘竟不成三省  
日白水塘在楚州寶應縣西八十里鄧艾所築也唐主  
又命少府監馮延魯巡撫諸州右拾遺徐錯表延魯無  
才多罪舉措輕淺不宜奉使唐主怒貶錯校書郎分司

錯乙皆切

周太祖之廣順三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五十九  
十  
才多罪舉措輕淺不宜奉使唐主怒貶錯校書郎分司



東都。錯。鉉之弟也。三省曰。唐以揚州為東都。史言唐主  
或於二馮。而罪二徐。路振九國志。鉉。錯。皆徐延休之子  
周主朝享太廟。疾作而退。拜而退。命晉王榮終禮。是夕  
宿南郊。幾不救。夜分小愈。

甲寅

周顯德元年正月。世宗睿武孝文皇帝榮。爰。此。漢。乾  
祐七年。孝和帝鈞立。是歲。凡五國三鎮。書法。五代之

世史正綱書  
漢乾祐十年  
周顯德元年  
周主榮仍稱  
其號。年。南漢  
乾和十二年  
蜀廣政十七  
年。南唐保大  
十二年  
圓丘見漢  
後主建興  
十五年

君。其始即位。分注書某祖。某宗而已。世宗則曷為舉其  
全諡。書曰。睿武孝文皇帝。尊之也。尊之何。世宗五代之  
賢君。故綱目特重予之。不使夷於五代。春正月朔。周主  
之主也。雖後唐明宗。不得與於斯矣。周以晉王榮判內外兵馬事  
祀圓丘。瞻仰致敬而已。時羣臣希得見。中外恐懼。聞晉王典兵。人心稍安。軍士  
有流言。郊賞薄者。周主聞之。召諸將至寢殿。讓之曰。朕  
自即位以來。惡衣菲食。專以贍軍為念。汝輩豈不知之。  
今乃縱凶徒。騰口不思。已有何功。惟知怨望。於汝輩安  
乎。皆惶恐謝罪。退索不逞者。戮之。流言乃息。三省曰。驕  
兵於分外。希賞苟非。以法齊之。其無厭之心。庸有極乎。

斃音闕

植。昌志。丞  
職。二切。黏  
土。黏。尼。占  
尼。欠。二切

也。履。音。故。備  
世。史。正。綱  
書。上。辰。周  
主。威。死。養  
字。榮。立

周罷鄴都。周主疾篤。詔晉王榮聽政。初。周主在鄴都。

之才。使之事晉王榮。榮鎮澶州。以為牙將。榮入尹開封。

翰請問曰。大王國之儲嗣。今主上寢疾。大王當入侍醫。

藥。柰何。猶決事於外邪。榮感悟。即日入止禁中。周主疾

篤。停諸司細務。勿奏。有大事。則晉王榮稟進。止宣行之。

屢戒榮曰。昔吾西征。見唐十八陵。無不發掘者。三省曰。

宗。順宗。憲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懿宗。僖宗。凡十

八帝。皆葬閔中。此無他。惟多藏金玉故也。我死當衣以

紙衣。斂以瓦棺。壙中無用石。以斃代之。斃。埽。埽。而陶之。

今謂之。斂。以。瓦。棺。壙。中。無。用。石。以。斃。代。之。斃。埽。埽。而。陶。之。

世宗二月。蜀匡聖指揮使安思謙伏誅。思謙譖殺張業。

周世宗宗榮顯德元年。通鑑綱目集說第五十九。十一。



逕撓見漢  
武帝元光  
二年

昭義見周  
報王五十  
三年上黨

敗績見漢  
獻帝興平  
二年發明

周世宗榮顯德元年

通鑑綱目集說卷五十九

十一

皆惡之。將兵救王景崇。逕撓無功。內不自安。言多不遜。多殺士卒。以立威。蜀主閔衛士。有年尚壯。而為思謙所斥者。復畱隸籍。思謙殺之。蜀主不能平。翰林使王藻言。思謙怨望。將反。思謙入朝。蜀主命壯士擊殺之。藻亦坐。擅啓邊。北漢主以契丹兵擊周。周昭義節度使李筠逆。戰敗績。北漢主聞周太祖殂。甚喜。遣使請兵于契丹。契丹遣其政事令楊衮。將萬騎如晉陽。北漢主自將兵三萬。以白從暉為都部署。張元徽為前鋒使。與契丹趣潞州。節度使李筠遣其將穆令均。將兵逆戰。張元徽與戰。陽不勝。而北令均逐之。伏發被殺。筠遁歸上黨。嬰城自守。筠即榮也。避世宗名。改焉。發明。北漢之兵。自以有詞可執。然書擊不書伐者。一以。三月。周主自將與伐人之喪。一以用夷狄戕中國也。

漢戰于高平。漢兵敗績。周將樊愛能。何徽等。伏誅。世宗將禦漢兵。羣臣皆曰。劉崇自平陽遁走。以來。勢蹙氣沮。必不敢自來。陛下新即位。山陵有日。三省曰。山陵在鄭州。新鄭縣。人心易搖。不宜輕動。宜命將禦之。世宗曰。崇幸我大喪。輕朕年少。新立。此必自來。朕不可不往。馮道

道

固爭之。世宗曰。昔唐太宗定天下。未嘗不自行。朕何敢偷安。道曰。未審陛下能為唐太宗否。世宗曰。以吾兵力之彊。破劉崇如山。壓卵耳。道曰。未審陛下能如山否。世宗不悅。惟王溥勸行。乃命馮道奉梓宮赴山陵。遂發大梁。至懷州。欲兼行。速進。懷州九域志。大梁至懷州三百二十五里。指揮使趙晁。私謂通事舍人鄭好謙曰。賊勢方盛。宜持重。以挫之。好謙以聞。世宗怒。并晁械。執之。進宿澤州。東北澤州。九域志。懷州北至澤州一百二十里。北漢主軍高平南。劉昫曰。高平。漢。洺。氏。縣。地。宋。白。曰。漢。洺。氏。縣。後。魏。改。玄。氏。北。齊。改。高。平。九。域。志。高。平。縣。在。澤。州。東。北。六。十。五。里。明。日。周。前。鋒。擊。之。北。漢。兵。却。世。宗。慮。其。遁。去。趣。諸。軍。亟。進。北。漢。主。陳。於。巴。公。原。張。元。徽。軍。其。東。楊。衮。軍。其。西。眾。頗。嚴。整。周。河。陽。節。度。使。劉。詞。將。後。軍。未。至。眾。心。危。懼。而。世。宗。志。氣。益。銳。命。白。重。贊。李。重。進。將。左。軍。居。西。樊。愛。能。何。徽。將。右。軍。居。東。向。訓。史。彥。超。將。精。騎。居。中。張。永。德。將。禁。兵。自。衛。介。馬。臨。陳。督。戰。集。覽。介。馬。臨。陳。介。甲。也。陳。讀。曰。陣。北。漢。主。見。周。軍。少。悔。召。契。丹。謂。諸。將。曰。今。日。不。惟。克。周。亦。可。使。契。丹。心。服。楊。衮。策。馬。前。望。周。軍。退。謂。北。漢。主。曰。勅。敵。也。三省曰。北人望塵知敵。數。又。觀。敵。人。置。陳。而。知。其。強。弱。楊。衮。必。有。見。於。此。未。可。

周世宗榮顯德元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五十九

十一



顛亦作須  
鬚並新於  
切詳見洪  
武魚韻

三省曰薄  
迫也

憊亦作備  
並音敗病  
也慙也慙  
誥計切極  
也怖也

熊音悲獸  
似熊黃白  
色

樵車見漢  
武帝元光  
二年

周世宗榮顯德元年通鑑綱目集說第五十九  
輕進北漢主奮顛曰請公勿言試觀我戰時東北風盛  
俄轉南風北漢副樞密使王延嗣使司天監李義白其  
主曰時可戰矣北漢主從之樞密直學士王得中扣馬  
諫曰義可斬也風勢如此豈助我者邪北漢主曰吾計  
已決老書生勿妄言斬汝麾東軍先進擊周右軍合戰  
未幾周樊愛能何徽引騎兵先遁右軍潰步兵千餘人  
解甲降北漢世宗見軍勢危自引親兵犯矢石督戰我  
太祖皇帝時為宿衛將謂同列曰主危如此吾屬何得  
不致死又謂張永德曰賊氣驕可破也公引兵乘高西  
出為左翼我為右翼以擊之國家安危在此一舉永德  
從之各將二千人進戰太祖身先士卒馳犯其鋒士卒  
死戰無不一當百太祖皇帝自此肇基皇業北漢兵披  
靡內殿直馬仁瑀躍馬引弓連斃數十人士氣益振殿  
前行首馬全義引數百騎進陷陳北漢主褒賞張元徽  
趣使乘勝元徽前略陳馬倒為周兵所殺北軍奪氣時  
南風益盛周兵爭奮北漢兵大敗楊衮畏周兵之彊不  
敢救且恨北漢主之語全軍而退愛能微引騎南走剽  
掠輜重揚言契丹大至官軍敗績餘眾已降虜矣世宗  
遣近臣諭止之不聽殺使者與劉詞遇止之詞不從引  
兵北時北漢主尚有餘眾萬餘人阻澗而陳薄暮詞至

至

復與諸軍擊敗之追至高平僵尸滿谷委棄御物及輜  
重器械雜畜不可勝紀是夕世宗野宿得步兵之降敵  
者皆殺之愛能等聞捷與士卒稍復還明日休兵高  
平選北漢降卒數千人為効順指揮遣戍淮上餘二千  
餘人賜資裝縱遣之北漢主帥百餘騎晝夜北走所至  
得食未舉筋或傳周兵至輒蒼黃而去衰老力憊殆不  
能支僅得入晉陽世宗欲誅樊愛能等猶豫未決晝臥  
帳中張永德侍側因以訪之張永德太祖壻既親且事  
掌殿前兵侍衛左右故訪以其事決可否對曰愛能等  
素無大功忝冒節鉞望敵先逃死未塞責且陛下欲  
削平四海苟軍法不立雖有熊羆之士百萬之眾安得  
而用之世宗擲枕於地大呼稱善即收愛能徽及所部  
軍使以上七十餘人責之曰汝輩非不能戰正欲以朕  
為奇貨賣與劉崇耳悉斬之徽先守晉州有功欲免之  
既而以法不可廢遂并誅之而給樵車歸葬樵車小棺  
也自是驕將惰卒始知所懼不行姑息之政矣永德稱  
我太祖之智勇世宗擢為殿前都虞候餘將校遷拜者  
凡數十人有自行間擢為主軍廂者釋趙晁之囚北漢主  
收散卒繕甲兵完城塹以備周遣王得中送衮集覽送  
衮契丹先所遣楊衮也今送歸其國因求救於契丹契

周世宗榮顯德元年通鑑綱目集說第五十九



行辟之辟  
與關同刑  
也法也

汾見周威  
烈王二十  
三年西河

三省註須  
與需同凡  
行軍所欲  
得以爲用  
者皆謂之  
軍須

瀛州見漢  
景帝二年  
河間

滑稽音骨  
雞世史正  
綱書馮道死

詠史絕句  
曰亡國降  
臣固位難  
癡頑老子  
幾朝官朝  
梁暮晉渾  
閑事更捨  
殘骸事契  
丹

周世宗榮顯德元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五十九

十三

丹主許之發明五代之際將驕卒惰父矣高平之戰雖  
平時未嘗進諫如馮道者亦且沮其行則餘人不言  
可知兵鋒始交樊愛能何徽等即引兵先遁右軍遂潰  
向非世宗親犯矢石我太祖皇帝身先士卒則勝敗  
固未可知幸而大捷叛將復還釋此不誅則是棄主與  
敵之人可以僥倖漏網者也一言之決大呼稱善按法  
行辟軍政始行世宗兵威之振實肇乎此周遣行營部  
宜乎綱目於愛能等特以伏誅書之也

署符彥卿督諸將攻北漢至晉陽孟縣汾遼州降世宗

彥卿等北征馮智舒曰孟縣漢初所置屬太原郡後魏

省隋復置唐屬并州金元依舊本朝改屬太原府

省曰遼州唐之儀州也梁開平三年勅兗州管內已有

沂州其儀州改爲遼州九域志潞州東北至遼州二百

四十三里但欲耀兵於晉陽城下未議攻取既入北漢

境其民爭以食物迎勞泣訴劉氏賦役之重願供軍須

助攻晉陽州縣亦繼有降者世宗始有兼并之意諸將

皆以糧乏請班師不聽既而軍士不免剽掠北漢民失

望稍稍保山谷自固世宗聞之馳詔禁止剽掠安撫農

民止徵今歲租稅及募民入粟拜官有差發近便諸州

穀詣太原計度芻糧

周太師中書令瀛王馮道卒

道少

民運糧以饋軍遣李

穀詣太原計度芻糧

周太師中書令瀛王馮道卒

道少

民運糧以饋軍遣李

穀詣太原計度芻糧



民

周世宗榮顯德元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五十九

十四



厚卹之卹  
與恤同

三省注。贊  
亦作質。易  
也。

屹魚及切

嶭昨律切

周世宗榮顯德元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五十九  
十四

尚幼。妻李氏。攜其子。負其遺骸。以歸。東過開封。止於旅  
舍。主人不納。李氏顧天已暮。不肯去。主人牽其臂而出。  
之。李氏仰天慟曰。我為婦人。不能守節。而此手為人所  
執。邪。即引斧自斷其臂。見者為之嗟泣。開封尹聞之。白  
其事於朝。厚卹李氏。而答其主人。此事歐陽公得之於  
五代小說。鳴呼。士不自愛其身。而忍恥以偷生者。聞李  
氏之風。宜少知愧哉。司馬公曰。天地設位。聖人則之。以  
制禮立法。內有夫婦。外有君臣。婦之從夫。終身不改。臣  
之事君。有死無貳。此人道之大倫也。苟或廢之。亂莫大  
焉。范質稱馮道厚德。稽古宏才。偉量雖朝。代遷質人。無  
間言。屹若巨山。不可轉也。夷考范質之為人。蓋學馮道  
者也。集覽。屹若。屹。嶭。山。危峻貌。臣愚以為正女不從二  
夫。忠臣不事二君。為女不正。雖復華色之美。織維之巧。  
不足賢矣。為臣不忠。雖復材智之多。治行之優。不足貴  
矣。何則。大節已虧。故也。道之為相。歷五朝。八姓。三省曰。  
五朝。唐。晉。遼。漢。周。八姓。唐。莊宗。明宗。潞王。各為一姓。石  
晉。邪律。劉。漢。周。太祖。世宗。各為一姓。若逆旅之視過客。  
朝為仇敵。暮為君臣。易面變辭。曾無愧怍。大節如此。雖  
有小善。庸足稱乎。或以為自唐室之亡。群雄力爭。帝王  
興廢。遠者十餘年。近者三四年。雖有忠智。將若之何。當

當

是之時。失臣節者。非道一人。豈得獨罪道哉。臣愚以為  
忠臣。憂公如家。見危致命。君有過則彊諫。力爭國敗。亡  
則竭節致死。智士。邦有道則見。邦無道則隱。或滅迹山  
林。或優遊下僚。今道尊寵則冠。二師。權任則首。諸相。國  
存則依。違拱嘿。竊位素餐。國亡則圖全。苟免。迎謁勸進。  
君則興亡接踵。道則富貴自如。茲乃姦臣之尤。安得與  
他人為比哉。或謂道能全身。遠害於亂世。斯亦賢已。臣  
謂君子有殺身成仁。無求生害仁。豈專以全身遠害為  
賢哉。然則盜跖病終。而子路醢。果誰賢乎。盜跖從卒。九  
千。橫行天下。而以壽終。子路仕衛。孔悝之難。子路死之  
道。於衛東門之上。抑此非特道之愆也。時君亦有責焉。  
時君謂五朝八姓之君。何則。不正之女。中士蓋以為家。  
不忠之人。中君蓋以為臣。中士。中君。以人品言。謂識見  
不及上。而可以語上者。彼相前朝。語其忠。則反君事讎。  
語其智。則社稷為墟。後來之君。不誅不棄。乃復用以為  
相。彼又安肯盡忠於我。而能獲其用乎。故曰。非特道之  
愆。亦時君之責也。三省曰。溫公以此警後世之君臣。深  
矣。發明綱目。凡名臣之卒。則書官。書爵。今馮道書法。如  
此。殆與房。杜。姚。宋。無異。亦予之乎。曰。道之失節。先儒固  
已交譏之矣。何待贅及。然而書官之意。則以譏當時人

周世宗榮顯德元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五十九  
十五



周立后符氏

考異按尊立例曰立后曰立皇后某氏非正嫡曰立某氏為皇后非正統去皇號據分注符氏先嫁李守貞之子崇訓不宜母天下又非妃妾之比則此亦當書立周符氏為后考證當作周立符氏為后謹按几例曰立后曰立后某氏非正嫡曰立某氏為后夫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關雎窈窕淑文君子好逑匡衡言能致其貞淑不二其操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為宗廟主古季稱周世宗賢君常與儒者讀前史商

周世宗榮顯德元年

君寵遇尊獎者耳若曰浮沉取容迎降賣國販易人主如斯人者固當廢斥貶責不使之得預縉紳之列可也今乃顯榮終始之極其殊遇至於如此故反書其太師中書令瀛王以譏之也不然豈有一人臣之身事四姓十君尚可得齒於人乎噫書法五代之臣書卒未有官爵具者道也而書官書爵卒之何愧之也道以一身歷四姓十君無恥甚矣綱目於其進用備書之故唐書為掌書記書為端明殿學士書同平章事書匡國節度使晉書同平章事書守司徒兼侍中契丹書為太傅漢書為太師中書令瀛王皆所以愧之也豈郭子儀諸賢比哉

**北漢憲嵐州降周**○周立后符氏初符彥卿有女適相者言其貴當為天下母守貞喜曰吾婦猶母天下沉我乎反意遂決及敗崇訓先自刃其弟妹次及符氏符氏匿幃下崇訓倉猝求之不獲遂自剄亂兵既入符氏安坐堂上叱亂兵曰吾父與郭公為昆弟汝曹勿無禮太祖遣使歸之於彥卿既而為世宗娶之至是立為皇后性相和惠而明決世宗甚重之發明聞諸侯一娶九女矣未聞以天子自居而立人之婦以母天下者也故書立后符氏而不書立符氏為后明其婦而不女以譏

譏

確大義至於得國立李從訓妻符氏為后

崇訓父子及逆事敗弟妹皆死而符不能死安在其為貞淑而可為宗廟之主王化之基乎周太祖既殺其夫為世宗娶之亦何心哉抑不見魏道武殺人之夫而納其妻生子而弑道武世宗讀前史獨不與儒者商確此義乎易曰家人女正位乎內身者不可以正內也又曰夫夫婦婦而家道正失節者不可以正家也又曰正家而天下定矣世宗卒不能定天下良以此六本經史之義取非正

之周師克北漢石州沁忻州降○五月王逵徙治朗州

以周行逢知潭州事○周主攻晉陽不克引軍還

州趣晉陽至其城下旗幟環城四十里周兵之盛楊袁奔歸契丹契丹主怒其無功囚之使數千騎屯忻代之間周遣符彥卿等擊之彥卿入忻州契丹退保忻口集覽忻口鎮名在忻州之北屬太原忻州秀容縣兵遊騎時至城下彥卿與諸將陳以待之史彥超將二千騎為前鋒殺契丹二千人恃勇輕進為契丹所殺周兵死傷甚眾彥卿引兵還晉陽折德哀將州兵來朝復置永安軍以德哀為節度使時大發兵夫攻晉陽不克會又雨士卒疲病及彥超死乃議引還初王得中返自契丹值周兵囚送于軍世宗釋之賜以帶馬問虜兵何時當至得中曰臣受命送楊袁它無所求或謂得中曰公不以實告契丹兵即至公得無危乎得中太息曰吾食劉氏祿有老母在圍中若以實告周人必發兵據險以拒之如此家國兩亡吾獨生何益不若殺身以全家國所得多矣乃縊殺之世宗將發晉陽匡國節度使藥元福曰進軍易退軍難三省曰進軍者或乘初至之銳或乘屢

周世宗榮

元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五十九

十六



嫡例書曰周立符氏為后以表世宗不立而符氏不當為后也

垂拱見齊明帝建武元年明堂見漢武帝建元元年

王晏遷善以致高位

羸首雷

周世宗榮

元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五十九

十六

勝之勢。敵人畏讐。自守不敢迎戰。故易退。軍者士有歸志。敵人據險。遮其前。率眾躡其後。輜重老弱。皆足為吾之累。故難乃勒兵成列而殿。北漢果出兵追躡。元福擊走之。然軍還勿遽。焚棄芻糧數十萬。軍中訛言相剽掠。失亡不可勝計。凡行軍所欲得。以為用者。皆謂之軍須。所得北漢州縣。復皆失之。至鄭州。謁嵩陵而還。世宗以違眾議。破北漢兵。自是政無小大。皆親決。百官受成。而已。河南府推官高錫。上書諫曰。四海之廣。萬機之眾。雖堯舜不能獨治。必擇人而任之。今陛下下一以身親之。天下不謂陛下聰明睿智。足以兼百官之任。皆言陛下褊迫疑忌。舉不信。羣臣耳。不若選能知人公正者。以為宰相。能愛民聽訟者。以為守令。能豐財足食者。使掌金穀。而賞罰之。天下何憂不治。何必降君尊而代臣職。屈貴位而親賤事。無乃失為政之本乎。不從。北漢主憂憤成疾。悉以國事委其子承鈞。書法世宗用兵。皆書伐。此其再書攻。何漢辭直也。故於蜀。秋七月。周加吳越王弘俶書伐。於唐書伐。於漢則書攻。秋七月。周加吳越王弘俶。天下兵馬都元帥。○周以魏仁浦為樞密使。○周徐州

州

道

奏為節度使王晏立碑許之

晏徐州滕縣人。三省。屬徐州。九域志。在州北。

一百九十里。少嘗為羣盜。及為節度使。悉召故黨贈之。金帛。謂曰。吾鄉素名多盜。昔吾與諸君皆嘗為之。想後來者無能居諸君之右。諸君幸為我語之。使勿復為。為者吾必族之。於是。一境清肅。徐人請為立碑。許之。書法。特筆也。綱目。書為臣立碑。二而已。魏徵書。復立碑。冬十月。周賜羽林大將軍孟漢

卿死。漢卿坐納藁稅多取耗餘。三省。曰。場官藁場之官。折也。賜死。有司奏。漢卿罪不至死。世宗曰。朕知之。欲以懲眾耳。發明。周世宗誠英主。然用刑失之太重。有如漢卿。罪果當誅。則誅之可也。罪不當誅。而賜其死。以懲眾。毋乃不可乎。此所以書賜死而復書其爵也。周簡

閱諸軍募壯士以補宿衛。初。宿衛之士。累朝相承。務為是羸老。居多。但驕蹇不用命。實不可用。每遇大敵。不走。即降。其所以失國。亦多由此。三省。曰。如唐閔帝。路王是也。世宗因高平之戰。始知其弊。謂侍臣曰。凡兵務精。不務多。今以農夫百。未能養甲士一。奈何。浚民之膏澤。養

周世宗榮顯德元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五十九

十七



史言周世宗強兵之效

楊劉見唐憲宗元和十三年城

周世宗榮顯德元年通鑑綱目集說第五十九十七

此無用之物乎且健懦不分衆何所勸乃命大簡諸軍  
精銳者升之上軍羸者斥去之又以驍勇之士多為諸  
道所蓄詔募天下壯士咸遣詣闕命我太祖皇帝選其  
尤者為殿前諸班今之班直是也五代會要曰時詔募  
天下豪傑不以草澤為阻送於闕下躬親閱試選武藝  
超絕及有身首者分署為殿前諸班因有散員散指揮  
使內殿直散都頭鐵騎控鶴之號其騎步諸軍各命將  
帥選之由是士卒精彊所向克捷胡氏曰五代之主多  
刻其民而紆於軍世宗則嚴於軍而寬於民既得柄制  
輕重之權且其言曰兵務精不務多柰何浚民膏血養  
此無用之物聖人復起不能易矣發明前乎此蓋嘗聞  
賜諸軍優給賜將士復起不能易矣發明前乎此蓋嘗聞  
而周主能行之士卒精強征伐四克然則謂簡閱諸軍者  
制御之不可乎書以予之宜矣書法常事耳何以書特  
筆也五代之兵所以精練而莫之敵也故特書之周罷諸  
道巡檢使臣世宗謂侍臣曰諸道盜賊頗多蓋由累朝  
悉召還專委節鎮十一月周河隄成州河自楊劉至于博  
州縣責其清肅

東

年

道

雁兒上聲又呼罪切又去聲  
並音孤  
稜亦作菰  
稗音敗  
世史正綱  
書漢主旻  
卒子鈞立  
黔中見周  
顯王七年  
三省曰裕  
洞之地位  
唐列為郡  
縣皆屬  
中道

東潰分為二派雁為大澤集覽雁水回合也禹貢東匯澤為彭蠡注水東迴為彭蠡大澤瀾漫數百里又東北環古堤而出三省曰古堤前代所築以防河者河屢徙故古堤在平地灌齊棗淄諸州漂沒田廬不可勝計流民採菰稗捕魚以給食集覽菰稗菰也一名雕胡又名安胡今所食茭苗米也稗草屬也葉如稻父不能塞至是遣李穀按視隄塞役徒六萬三十日而畢書法凡成父辭也梁淮堰築作三年則書成此三十日畢耳其書成何美速成也綱目父成書成速成書成是故周河隄速成書成周太廟速成書成戊午年北漢主旻殂子鈞立為帝更名鈞鈞性孝謹既嗣位勤於為政愛民禮士境內粗安其事契丹王逵以符彥通為黔表稱男契丹賜詔謂之兒皇帝  
中節度使馬希萼之破長沙也府庫累世之積皆為敝谿洞間王逵遣其將王虔朗撫之彥通見之禮貌甚倨虔朗厲聲責之彥通慙懼起謝虔朗因說之曰谿洞之地隋唐之世皆為州縣著在圖籍今足下上無天子之詔下無使府之命雖自王於山谷之間不過蠻夷一酋

周世宗榮顯德元年通鑑綱目集說第五十九十八



考異按周世宗不改元此當分注周世宗榮仍稱顯德二年

世丈正綱書 漢主鈞元年 仍稱乾祐八年 周顯德二年

乙卯

長耳曷若去王號自歸於王公王公必以天子之命授足下節度使與中國侯伯等夷豈不尊榮哉彥通大喜即日去王號獻銅鼓於王達三省曰銅鼓銘峒諸蠻鑄以金銀為大鼓初成懸於庭中置酒以招同類豪富子女則俗好相殺多構仇怨欲相攻則鳴此鼓至者如雲遠承制以彥通為黔中節度使以虔朗為都指揮使預聞湖南大饑周行逢開倉以賑之全活甚眾行逢起是歲湖南大饑周行逢開倉以賑之全活甚眾行逢起於微賤知民間疾苦勵精為治嚴而無私辟署僚屬皆取廉介之士約束簡要吏民便之其自奉甚薄或譏其太儉行逢曰馬氏父子窮奢極靡不恤百姓令子孫乞食於人又足效乎為行逢跨有潭朗張本

周顯德二年春正月周制給漕運斗耗自晉漢以來漕運不

給斗耗綱吏多以虧欠抵死至是詔每斛給耗一斗胡氏曰漕運斗耗世宗興之善矣省耗應罷而未罷集覽百耗舊制田稅每斛更輸二斗謂之省耗豈非以多故未三司使王章始令更輸二斗

未

仲後三十

年南漢乾和十三年蜀廣政十八年南唐保大十三年

三省曰胡氏保任之論闊矣昔魏文侯謂李克曰今欲置相何如克對曰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為取五者足以定之矣此上下交孚豈臣子不盡其職分

及邪明宗潞王時可謂窘闕猶放逋租周遣使如夏州數百萬世宗誠欲蠲除省耗又何難哉周制舉令錄法初令翰林學李彝興三省曰李彝興即彝殷也避宋朝宣祖廟諱始改名彝興史以後來所更名書之以折德辰亦為節度使恥之夏州自唐以來為緣邊大鎮李氏又世襲節度使府州漢氏方置節鎮折氏父子又晚出故恥與並列塞路不通周使世宗謀於宰相對曰夏州邊鎮朝廷每加優借府州福小得失不繫重輕且宜撫諭彝興庶全大體世宗曰德辰數年以來盡力以折劉氏奈何一旦棄之且夏州惟產羊馬貿易百貨悉仰中國我若絕之彼何能為乃遣供奉官齎周制舉令錄法初令翰林學錄除官之日仍署舉者姓名若貪穢敗官並當連坐胡氏曰保任天下之至難也集覽保任或以父任為官者或以兄任為官者謂之任子後漢楊秉傳任人及子弟為官注任保也夫中人已上不萬一焉中人固不易得矣中人已下滔滔是也迫禍難處困窮臨勢利休交黨此改行易守之會也中人者一出入焉忍與不忍敢與不敢相權於中未至於甚忍而不敢之心勝休迫甚矣休迫休書休於邪說如淳曰見誘休也不忍而敢周世宗榮顯德二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五十九 十九



懷雪律切

發格見唐  
德宗貞元  
三年

三省曰胡

盧河俗謂

即衙濟水  
在東光縣  
西三十里

脩音述

馮智舒曰  
雄武軍五  
代時王建  
據蜀所置  
治金州宋  
初改爲昭  
化軍屬利  
州路元廢  
軍以州屬  
興元路屬  
本朝因之  
改屬漢中  
府

之心決此人情之大常物理之必至也誠知其人今不  
 為是安知其它日渝與不渝也爾雅釋言曰渝變也郭  
 璞注渝變易也而況其下者乎故連坐之法似美而實  
 弊似美故其初激昂實弊故其終廢格若曰君姑嚴為  
 之防爾則姦人窺之其弊益甚然則柰何曰人君惟典  
 學明道識拔真賢以為輔相則有成材之具得人之方  
 如儲木於山育魚於淵惟君所取此非一日之力也立  
 法保任苟給目前策之下者也書法舉令錄必書重近  
 民也自齊書始用士人為縣令陳丙成年是後舉堪為  
 縣令書唐貞觀三年引見京畿縣令書開元元年召縣  
 令試理人策書四年敕舉縣令書九年頒令長新戒書  
 二十四年制舉令錄法書是年縣令為理人之本綱目  
 每詳周浚胡盧河城李晏口以張藏英為沿邊巡檢使  
 契丹屢寇河北輕騎深入無藩籬之限郊野之民每困  
 殺掠言事者稱深冀之問有胡盧河馮智舒曰葫蘆河  
 在真定府寧晉縣東南源自順德府流經任縣至此匯  
 為澤即大隆澤亦名廣阿澤橫亘數百里可浚之以限  
 其奔突詔王彥超韓通將兵夫浚之築城於李晏口三  
 省曰李晏口冀州滹縣東北有李晏鎮時築城屯軍以

為靜安軍按薛史其軍南距冀州百里北距深州三十  
 里夾胡盧河為壘雷兵戍之世宗召張藏英問以備邊  
 之策藏英具陳地形要害請列置戍兵募邊人驍勇者  
 厚其廩給自請將之隨宜討擊從之藏英到官數月募  
 得千餘人彥超等視役嘗為契丹所圍藏英引兵馳擊  
 大破之自是河南之民始得休息三省曰此河南謂胡  
 盧河之二月朔日食○周詔群臣極言得失  
 詔曰朕於  
 不能盡知而不能盡識若不采其言而觀其行審其意  
 而察其忠則何以見器識之淺深知任用之當否若言  
 之不入罪實在予苟求之不言各將誰執書法前書詔  
 百官上封事矣於是復書家教然也故書美之綱目書  
 詔極言三漢明帝永平八年唐太宗  
 貞觀十一年是年舍是無書者矣  
 唐以嚴續同平章  
 事○三月蜀以趙季札為雄武監軍使  
 周世宗常憤廣明  
 以來中國日蹙  
 及高平既捷慨然有削平天下之志秦州民夷有獻策  
 請恢復舊疆者三省曰以唐全盛版圖言之蜀亦舊疆  
 也漢晉事言之則契丹入中原重以王景崇之亂階  
 成秦鳳遂入於蜀蜀主聞之遣客省使趙季札按視邊



備季札素以文武才略自夏四月周廣大梁城世宗以

任因以為雄武監軍使大梁城

中迫隘詔展外城先立標幟今冬農隙興板築東作動

則罷之更俟次年以漸成之且令自今葬埋皆出所標

七里之外其標內俟分畫街衢倉場營廨之外聽民隨

便築室民先侵街衢為舍皆直而廣之又遷墳墓於標

外曰怨謗之語朕自周以王朴為諫議大夫知開封府

當之它日終為利周以王朴為諫議大夫知開封府

事世宗謂宰相曰朕每思致治之方未得其要寢食不

忘又吳蜀幽并皆阻聲教未能混一三省曰吳李氏

蜀五氏幽入於契丹并為北漢宜命近臣著為君難為

臣不易論及開邊策各一篇朕將覽焉比部郎中王朴

獻策曰中國之失吳蜀幽并皆由失道梁失吳後唐得

蜀而復失之皆失幽周失并今必先觀所以失之之原

然後知所以取之之術其始失之也莫不以君暗臣邪

兵驕民困姦黨內熾武夫外橫因小致大積微成著今

欲取之莫若反其所為而已進賢退不肖以收其才恩

隱誠信以結其心賞功罰罪以盡其力去奢節用以豐

其財時使薄斂以阜其民俟羣才既集政事既治財用

既充士民既附然後舉而用之功無不成矣彼之人觀

觀

我有必取之勢則知其情狀者願為間諜知其山川者

願為鄉導民心既歸天意必從矣凡攻取之道必先其

易者唐與吾接境幾二千里其勢易擾也擾之當以無備之處

王朴獻策

三省曰隱  
邨也  
時使耆使  
之以時也

備季札素以文武才略自夏四月周廣大梁城世宗以

任因以為雄武監軍使大梁城

中迫隘詔展外城先立標幟今冬農隙興板築東作動

則罷之更俟次年以漸成之且令自今葬埋皆出所標

七里之外其標內俟分畫街衢倉場營廨之外聽民隨

便築室民先侵街衢為舍皆直而廣之又遷墳墓於標

外曰怨謗之語朕自周以王朴為諫議大夫知開封府

當之它日終為利周以王朴為諫議大夫知開封府

事世宗謂宰相曰朕每思致治之方未得其要寢食不

忘又吳蜀幽并皆阻聲教未能混一三省曰吳李氏

蜀五氏幽入於契丹并為北漢宜命近臣著為君難為

臣不易論及開邊策各一篇朕將覽焉比部郎中王朴

獻策曰中國之失吳蜀幽并皆由失道梁失吳後唐得

蜀而復失之皆失幽周失并今必先觀所以失之之原

然後知所以取之之術其始失之也莫不以君暗臣邪

兵驕民困姦黨內熾武夫外橫因小致大積微成著今

欲取之莫若反其所為而已進賢退不肖以收其才恩

隱誠信以結其心賞功罰罪以盡其力去奢節用以豐

其財時使薄斂以阜其民俟羣才既集政事既治財用

既充士民既附然後舉而用之功無不成矣彼之人觀

觀

我有必取之勢則知其情狀者願為間諜知其山川者

願為鄉導民心既歸天意必從矣凡攻取之道必先其

易者唐與吾接境幾二千里其勢易擾也擾之當以無備之處



多守常倫安所對少可取者惟朴神峻氣勁有謀能斷世宗重之以為諫議大夫知開封府事三省曰開封在輦轂下事繁職重世宗屬任王朴自此而重然朴先事上於潛藩其君臣相得亦有素矣書法自五季以來唐河南漢周開封多以子弟尹之世宗始用賢者而朴以諫議大夫領焉曰知開封府事異其名也是故王徽以宰相書知京兆尹事唐僖宗中和五月周遣鳳翔節度使王景伐蜀宣徽使向訓詔與景偕趣秦州周廢無額寺院禁私度僧尼救天下寺院非救額者悉廢之國興唐之類禁私度僧尼凡欲出家者必俟祖父母父母伯叔父之命惟兩京大名府唐以魏州為鄴都興唐府晉改為廣晉府大名府蓋漢所改也京兆府青州聽設戒壇戒壇僧尼受戒之所禁僧俗捨身斷手足煉指掛燈帶鉗之類幻惑流俗者集覽幻惑以幻化之術盡惑人也魚豢魏略云黎軒多奇幻口中吐火自縛自解顏師古曰即今吞刀吐火植樹種瓜屠人截馬之術猶列子周穆五篇有化人來入水火貫金石反山川移城邑

邑

是已令諸州每歲造僧帳有死亡歸俗皆隨時開落廢寺院三萬餘所存者二千六百九十四見僧尼六萬餘人胡氏曰寺皆宜廢不為有敕額而可存僧不可度不為有尊長之命而可度殘身煉指之類固惑流俗比之無父無君則淺矣與其禁之無亦擇其重者乎是時僧尼合六萬餘人歸之南畝則力農也拘之尺籍則健卒也知百農未贍一兵而此六萬人者凡仰食幾農夫矣豈世宗未之思邪書法書善之也雖所廢者無額所禁者私度未能大快人意而所去已十之九矣周拔蜀黃牛寨趙季札遁歸伏誅王景按黃牛等八寨季札懼不騎馳入成都衆以為奔敗六月周主親錄囚於內苑汝州民馬遇父及弟為吏所冤死屢經覆按不能自伸世宗臨問始得其實人以為神由是諸長吏無不親自察獄訟發明英明之君其設施政事必有可觀世宗嗣統至是才二載書簡閱諸軍罷諸道巡檢使臣給漕運斗耗制舉令錄法詔極言得失及是親錄囚徒至明年又立二稅限是皆良法美意而世宗能行之雖欲不治奚可

三省曰黃牛等八寨皆在秦州

史言帝明謹於廣獄是才之才與纜同



三省曰供  
副者供辦  
以應副所  
求

初去聲通  
作劄

得哉此綱目所以比書而予之也（書法）書嘉恤刑也終  
綱目書親錄囚六詳漢安帝永初二年舍是無書者矣

蜀遣使如唐及北漢蜀主遣使如北漢及唐欲與南

漢主殺其弟弘政於是高祖周以張美權點檢三司事

初世宗在澶州美掌州之金穀諫三司者世宗或私有  
所求美由為供副至是以美治財精敏當時鮮及故以  
利權授之征伐四方用度不美之忠待之力也

王景為西南招討使向訓為都監宰相以景等又無功

世宗命我太祖皇帝往視之九月周始鑄錢世宗以縣

錢而民間多銷錢為器皿及佛像錢益少救立監采銅  
鑄錢（集覽）立監立初置也監鑄錢之所曰錢監唯法物

軍器及寺觀鍾磬鉦鐸之類聽雷外民間銅器佛像五  
十日內輸官受直過期匿五斤以上罪死不及者論刑

有差謂侍臣曰佛以善道化人苟志於善斯奉佛矣彼  
銅像豈所謂佛邪且吾聞佛志在利人雖頭目猶捨以

秦州見漢  
成帝元延  
元年天水

階州見漢  
武帝元鼎  
六年

成州見漢  
光武建武  
十一年下

光武建武  
十一年下

成州見漢  
光武建武  
十一年下

成州見漢  
光武建武  
十一年下

成州見漢  
光武建武  
十一年下

成州見漢  
光武建武  
十一年下

成州見漢  
光武建武  
十一年下

成州見漢  
光武建武  
十一年下

布施若朕身可以濟民亦非所惜也（司馬公曰）若周世宗  
可謂仁矣不愛其身而愛民若周世宗可謂明矣不以無

益廢周王景敗蜀師取秦階成州蜀主遣李廷珪伊審

進據馬嶺寨又遣奇兵屯白澗（三省曰）九域志鳳州梁

泉縣有白澗鎮又分兵出鳳州之北絕周糧道閏月王

景遣裨將張建雄將兵二千抵黃花又遣兵千人趣唐

倉扼蜀歸路蜀將王巒與建雄戰敗奔唐倉遇周兵又

敗馬嶺白澗兵皆潰廷珪等退保青泥嶺雄武節度使

韓繼勳棄秦州奔還成都判官趙玘舉城降斜谷搜兵

亦潰成階二州皆降蜀人震恐世宗欲以玘為節度使  
范質固爭乃以為郢州刺史百官入賀世宗舉酒屬王

溥曰邊功之成卿擇帥之力也世宗與將相食於萬歲  
殿因言兩日大寒朕於宮中食珍膳深愧無功於民而  
坐享天祿既不能躬耕於宮中食珍膳深愧無功於民而  
差可自安耳蜀李廷珪伊審徵請罪蜀主皆釋之致書  
請和于周世宗怒其抗禮不答蜀主愈恐聚兵糧於劔  
門白帝為守禦之備募兵既多用度不足始鑄鐵錢權  
鐵器民甚苦之冬十一月周遣李穀督諸軍伐唐唐主性  
甚苦之冬十一月周遣李穀督諸軍伐唐唐主性

周世宗榮顯德二年通鑑綱目集說第五十九并三



帝太豫元年東荊州

三省曰把

淺之處自

霍丘以上

西盡光州

界自壩橋東

南抵唐境

皆武寧巡

屬也壩余

拱切

鳳州見梁

主填貞明

元年

周世宗榮顯德二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五十九

卅三

人順已由是諛臣日進政事日亂既克建州破湖南益  
 驕有吞天下之志李守貞慕容彥超之叛皆為之出師  
 又遣使通契丹及北漢約共圖中國然契丹利其貨徒  
 以虛語相往來實不為之用也先是每冬淮水淺涸常  
 發兵戍守謂之把淺壽州監軍吳廷紹以疆場無事罷  
 之清淮節度使劉仁贍固爭不能得至是周以李穀為  
 淮南前軍部署王彥超副之督侍衛都指揮使韓令坤  
 等十二將以代唐胡氏曰南唐欲圖中原而結契丹為  
 援又為二叛出師謀周疏汴水汴水自唐末潰決馮智  
 國如此欲存得乎周疏汴水舒曰汴水源出開封府  
 榮陽縣大周山合京索須鄭四水東南至中牟縣北入  
 于黃河自壩橋東南悉為汚澤世宗謀擊唐先命發民  
 夫因故堤疏導之東至泗上議者皆以周王景克蜀鳳  
 為難成世宗曰數年之後必獲其利周王景克蜀鳳  
 州擒其節度使王環都監趙崇溥死之韓通分兵城固  
 鎮以絕蜀之援兵遂克鳳州擒其節度使王環及都監  
 趙崇溥等將士五千人崇溥不食而死詔將士願留者  
 優其俸賜願去者給資裝四州稅外科徭悉罷之世史  
 正綱曰宦者死節僅見于此書法五季之世以死節書

後出

者

書

者十人裴約。王彥章。姚洪。夏魯奇。宋令詢。沈斌。華廷美。

趙崇溥。劉仁贍。張彥卿。其一為都監蓋自唐制監軍以

來一人而已綱目唐遣兵拒周師於壽州周師擊敗之

重死節特書予之唐遣兵拒周師於壽州周師擊敗之

唐人聞周兵將至而懼劉仁贍神氣自若部分守禦無

異平日衆情稍安唐主以劉彥貞為部署將兵二萬趣

壽州皇甫暉姚鳳將兵三萬屯定遠三省曰舊唐書地

理志曰定遠漢曲陽縣地隋置定遠縣唐屬濠州九域

志在州南八十里召鎮南節度使宋齊丘還金陵謀國

難周李穀等為浮梁自正陽濟淮王彥超敗唐兵二千

餘人於壽州周樞密使鄭仁誨卒仁誨卒世宗欲臨其喪

周使吳越王弘俶遣使入貢于周以詔諭之

君臣義重何日時之有往哭盡哀吳越遣使入貢于

周使吳越王弘俶遣使入貢于周以詔諭之

周使吳越王弘俶遣使入貢于周以詔諭之

周使吳越王弘俶遣使入貢于周以詔諭之

周使吳越王弘俶遣使入貢于周以詔諭之

周使吳越王弘俶遣使入貢于周以詔諭之

周使吳越王弘俶遣使入貢于周以詔諭之

周使吳越王弘俶遣使入貢于周以詔諭之

周使吳越王弘俶遣使入貢于周以詔諭之

周使吳越王弘俶遣使入貢于周以詔諭之

周使吳越王弘俶遣使入貢于周以詔諭之

周使吳越王弘俶遣使入貢于周以詔諭之

周使吳越王弘俶遣使入貢于周以詔諭之

周使吳越王弘俶遣使入貢于周以詔諭之

周使吳越王弘俶遣使入貢于周以詔諭之

周使吳越王弘俶遣使入貢于周以詔諭之

周使吳越王弘俶遣使入貢于周以詔諭之

周使吳越王弘俶遣使入貢于周以詔諭之

周使吳越王弘俶遣使入貢于周以詔諭之

周使吳越王弘俶遣使入貢于周以詔諭之

周使吳越王弘俶遣使入貢于周以詔諭之

周使吳越王弘俶遣使入貢于周以詔諭之

周使吳越王弘俶遣使入貢于周以詔諭之

周使吳越王弘俶遣使入貢于周以詔諭之

帝太豫元年東荊州

三省曰把

淺之處自

霍丘以上

西盡光州

界自壩橋東

南抵唐境

皆武寧巡

屬也壩余

拱切

鳳州見梁

主填貞明

元年

壽州見秦

王政六年

壽春

浮梁見晉

安帝元興

元年

世史正綱

漢乾祐

九年周顯

九年周顯

周世宗榮顯德二年通鑑綱目集說第五十九卅三

人順已由是諛臣日進政事日亂既克建州破湖南益

驕有吞天下之志李守貞慕容彥超之叛皆為之出師

又遣使通契丹及北漢約共圖中國然契丹利其貨徒

以虛語相往來實不為之用也先是每冬淮水淺涸常

發兵戍守謂之把淺壽州監軍吳廷紹以疆場無事罷

之清淮節度使劉仁贍固爭不能得至是周以李穀為

淮南前軍部署王彥超副之督侍衛都指揮使韓令坤

等十二將以代唐胡氏曰南唐欲圖中原而結契丹為

援又為二叛出師謀周疏汴水汴水自唐末潰決馮智

國如此欲存得乎周疏汴水舒曰汴水源出開封府

榮陽縣大周山合京索須鄭四水東南至中牟縣北入

于黃河自壩橋東南悉為汚澤世宗謀擊唐先命發民

夫因故堤疏導之東至泗上議者皆以周王景克蜀鳳

為難成世宗曰數年之後必獲其利周王景克蜀鳳

州擒其節度使王環都監趙崇溥死之韓通分兵城固

鎮以絕蜀之援兵遂克鳳州擒其節度使王環及都監

趙崇溥等將士五千人崇溥不食而死詔將士願留者

優其俸賜願去者給資裝四州稅外科徭悉罷之世史

正綱曰宦者死節僅見于此書法五季之世以死節書

者十人裴約。王彥章。姚洪。夏魯奇。宋令詢。沈斌。華廷美。

趙崇溥。劉仁贍。張彥卿。其一為都監蓋自唐制監軍以

來一人而已綱目唐遣兵拒周師於壽州周師擊敗之

帝太豫元年東荊州

三省曰把

淺之處自

霍丘以上

西盡光州

界自壩橋東

南抵唐境

皆武寧巡

屬也壩余

拱切

鳳州見梁

主填貞明

元年

壽州見秦

王政六年

壽春

浮梁見晉

安帝元興

元年

世史正綱

漢乾祐

九年周顯

九年周顯

周世宗榮顯德二年通鑑綱目集說第五十九卅三

人順已由是諛臣日進政事日亂既克建州破湖南益

驕有吞天下之志李守貞慕容彥超之叛皆為之出師

又遣使通契丹及北漢約共圖中國然契丹利其貨徒

以虛語相往來實不為之用也先是每冬淮水淺涸常

發兵戍守謂之把淺壽州監軍吳廷紹以疆場無事罷

之清淮節度使劉仁贍固爭不能得至是周以李穀為

淮南前軍部署王彥超副之督侍衛都指揮使韓令坤

等十二將以代唐胡氏曰南唐欲圖中原而結契丹為

援又為二叛出師謀周疏汴水汴水自唐末潰決馮智

國如此欲存得乎周疏汴水舒曰汴水源出開封府

榮陽縣大周山合京索須鄭四水東南至中牟縣北入

于黃河自壩橋東南悉為汚澤世宗謀擊唐先命發民

夫因故堤疏導之東至泗上議者皆以周王景克蜀鳳

為難成世宗曰數年之後必獲其利周王景克蜀鳳

州擒其節度使王環都監趙崇溥死之韓通分兵城固

鎮以絕蜀之援兵遂克鳳州擒其節度使王環及都監

趙崇溥等將士五千人崇溥不食而死詔將士願留者

優其俸賜願去者給資裝四州稅外科徭悉罷之世史

正綱曰宦者死節僅見于此書法五季之世以死節書

者十人裴約。王彥章。姚洪。夏魯奇。宋令詢。沈斌。華廷美。

趙崇溥。劉仁贍。張彥卿。其一為都監蓋自唐制監軍以

來一人而已綱目唐遣兵拒周師於壽州周師擊敗之



德三年。南漢乾和十四年。蜀廣政十九年。南唐保大十四年。

乘城為備 三省曰以 城中戰兵 乘城益守 兵 尚主 勇

### 大敗唐兵斬其將劉彥貞

正陽遂發大梁。李穀攻壽州。又下詔親征淮南。命待衛艦數百艘趣正陽。為攻浮梁之勢。李穀謀曰：我軍不能水戰。若賊斷浮梁。則腹背受敵。皆不歸矣。不如退守浮梁。以待車駕。世宗聞之。亟遣使止之。比至。已焚芻糧。退保正陽矣。世宗亟遣李重進引兵趣淮上。李穀奏賊艦日進。淮水日漲。萬一糧道阻絕。其危不測。願且駐蹕陳穎。集覽：駐蹕。車駕所止。曰駐蹕。俟重進至共渡。賊艦可禦。浮梁可完。立具奏聞。若但厲兵秣馬。左傳：倍三十三年。注：厲兵。嚴兵以待敵。韻會注：厲兵。摩厲以須也。秣。食馬穀也。春去冬來。亦足使賊中疲弊。取之未晚。世宗不悅。劉彥貞素驕貴。無才略。所歷藩鎮。專為貪暴。以賂權要。由是魏岑等爭譽之。故周師至。唐主首用之。聞李穀退。喜引兵直抵正陽。劉仁贍及池州刺史張全約。固止之。曰：公軍未至。而敵人先遁。是畏公之威聲也。安用速戰。萬一失利。則大事去矣。彥貞不從。既行。仁贍曰：果遇必敗。乃益兵乘城為備。李重進度淮。逆戰。大破彥貞。斬之。斬首萬餘級。是時江淮父老。民不習戰。唐人大恐。張全約收餘眾奔壽州。仁贍表為左廂都指揮使。皇甫暉

後三十

姚

暉

後三十五

姚鳳。退保清流關。三。名曰清流關。梁置南譙州於桑根山之陽。在滁州清流縣西南八十里。隋始置清流縣。唐

為滁州治所。清流關在縣西南二十餘里。南唐所置也。世宗謂侍臣曰：聞壽州圍解。農民多歸村落。今聞大軍至。必復入城。憐其聚為餓殍。周以李重進為都招討使。宜先遣使存撫。各令安業。

李穀判壽州行府事。周主攻唐壽州。世宗至壽州。城發丁夫數十萬以攻城。晝夜不息。命我太祖皇帝擊唐兵於塗山。集覽：塗山。圖經所載塗山者四。一。會稽。一。淪州。一。濠州。一。當塗。此塗山在濠州鍾離西九十五里。禹會諸侯處也。有禹會村。蘇廟在焉。方輿勝覽載東坡濠州塗山詩。樵蘇已入黃熊廟。烏鵲猶朝禹會村。蓋按左傳昭七年。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為黃熊也。又昭四年。穆有塗山之會。注：周穆王會諸侯於塗山。塗山在壽春東北。太祖遣百餘騎薄其營。而偽遁。伏兵邀之。大敗唐兵於渦口。斬其都監何徽。周詔王逵攻唐鄂州。逵引兵圍練使潘叔嗣。燕犒甚謹。逵左右求取無厭。譖叔嗣謀叛。逵怒。叔嗣不自安。為潘叔嗣殺。王逵張本。二月。

鄂州見漢武帝後元二年鄂邑

死曰殛。音戟。斤。並音袞。絲。亦作髡。

周世宗榮顯德三年。通鑑綱目集說第五十九。卅五。

周世宗榮顯德三年。通鑑綱目集說第五十九。卅五。

周世宗榮顯德三年。通鑑綱目集說第五十九。卅五。

周世宗榮顯德三年。通鑑綱目集說第五十九。卅五。

周世宗榮顯德三年。通鑑綱目集說第五十九。卅五。

周世宗榮顯德三年。通鑑綱目集說第五十九。卅五。



周主命我太祖將兵襲唐滁州克之擒其將皇甫暉姚

鳳下蔡浮梁成集覽下蔡春秋成七年吳入州來注州

安豐城二十里世宗自往視之命我太祖皇帝倍道襲

清流關皇甫暉等驚走入滁州斷橋自守太祖躍馬麾

兵涉水直抵城下暉曰人各為其主願容成列而戰三

省曰皇甫暉受唐莊宗畜養之恩一旦作亂莊宗以之

喪亡奔中國而奔江南委質於唐乃言人各為其主蓋

兵鋒所迫倉皇失措為是言以款敵耳太祖笑而許之

太祖自審智勇足以辦皇甫暉故許之暉整衆而出太

祖突陳擊暉擒之并擒姚鳳遂克滁州時宣祖為馬軍

副都指揮使引兵夜至傳呼開門太祖曰父子雖至親

城門王事也不敢奉命太祖勇於戰謹於守明旦乃得

入世宗遣翰林學士竇儀籍滁州帑藏滁州之地劉宋

為新昌郡梁立南譙州於桑根山西今州西南十八里

南譙故城是也北齊自南譙徙新昌郡今州城是也隋

廢州以其地為清流縣唐為滁州太祖遣親吏取藏中

絹儀曰公初克城時雖傾藏取之無傷也今既籍為官

物非有詔書不可得也太祖由是重儀初永興節度使

劉詞遺表薦其幕僚薊人趙普至是范質以為滁州判

官太祖與語悅之時獲盜百餘人皆應死普請先訊鞫

然後決所活什七八太祖益奇之太祖重寶儀奇趙普

皆在潛躍之時普自此為佐命元功儀乃為普所忌而

不至相位太祖威名日盛每臨陣必以繁纓飾馬鎧仗

鳳來楚邑淮南下蔡縣是今下蔡在淮北岸渡淮南去

安豐城二十里世宗自往視之命我太祖皇帝倍道襲

清流關皇甫暉等驚走入滁州斷橋自守太祖躍馬麾

兵涉水直抵城下暉曰人各為其主願容成列而戰三

省曰皇甫暉受唐莊宗畜養之恩一旦作亂莊宗以之

喪亡奔中國而奔江南委質於唐乃言人各為其主蓋

兵鋒所迫倉皇失措為是言以款敵耳太祖笑而許之

太祖自審智勇足以辦皇甫暉故許之暉整衆而出太

祖突陳擊暉擒之并擒姚鳳遂克滁州時宣祖為馬軍

副都指揮使引兵夜至傳呼開門太祖曰父子雖至親

城門王事也不敢奉命太祖勇於戰謹於守明旦乃得

入世宗遣翰林學士竇儀籍滁州帑藏滁州之地劉宋

為新昌郡梁立南譙州於桑根山西今州西南十八里

南譙故城是也北齊自南譙徙新昌郡今州城是也隋

廢州以其地為清流縣唐為滁州太祖遣親吏取藏中

絹儀曰公初克城時雖傾藏取之無傷也今既籍為官

物非有詔書不可得也太祖由是重儀初永興節度使

劉詞遺表薦其幕僚薊人趙普至是范質以為滁州判

官太祖與語悅之時獲盜百餘人皆應死普請先訊鞫

然後決所活什七八太祖益奇之太祖重寶儀奇趙普

皆在潛躍之時普自此為佐命元功儀乃為普所忌而

不至相位太祖威名日盛每臨陣必以繁纓飾馬鎧仗

鮮明或曰如此為敵所識太祖曰吾固欲其識之耳發

明帝王之興其施為氣象自與常人不同是時周世宗舉

兵南伐而我太祖皇帝實任先鋒之寄滁州之戰皇

甫暉乞容成列我太祖笑而許之其度量已異乎常

人遠矣至於宣祖傳呼城門而許之太祖以王事不敢

開竇儀籍滁州物不以應命而太祖由是重儀趙普

全活疑獄而太祖益奇趙普凡若此類是皆帝王大

度之事非惟同時將帥無之雖當代之君亦豈能有此

宜乎興建大業高出前古殊非近代所能企及此綱目

所以於太祖克滁之日備述于下則我太祖盛德

大業蓋有由矣帝王自有真詐不信然書法我太祖

何趙匡胤也何以不名綱目朱熹所脩而熹宋人也故

為國諱臨文不諱此則曷為諱之夫子作春秋諸侯卒

皆名之至魯先君則固諱之矣唐主請和于周周主不

葬書葬我君某公則固諱之矣唐主請和于周周主不

周世宗榮顯德三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五十九 才六

周世宗榮顯德三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五十九 才六

周世宗榮顯德三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五十九 才六

周世宗榮顯德三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五十九 才六

周世宗榮顯德三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五十九 才六

周世宗榮顯德三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五十九 才六

周世宗榮顯德三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五十九 才六

周世宗榮顯德三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五十九 才六

周世宗榮顯德三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五十九 才六

宣祖趙姓

名弘殷太

祖之父

帑音奴又

他曩切金

帑所藏

節度使劉

詞薦趙普

繁纓見周

威烈王二

十三年

企音起又

音器詳見

洪武薺薺

二韻

周世宗榮顯德三年

周世宗榮顯德三年

周世宗榮顯德三年

周世宗榮顯德三年

周世宗榮顯德三年

周世宗榮顯德三年

周世宗榮顯德三年

周世宗榮顯德三年



揚州見秦二世二年廣陵

詞火迴切又去聲探也見洪梗敬二韻

唐世宗榮顯德三年通鑑綱目集說第五十九州九域志

峇唐主遣泗州牙將齋書抵徐州稱唐皇帝奉書請息兵脩好願以兄事周歲輸貨財以助軍費世宗不答書法梁遣使求和魏主書不肯已丑年此其書不答何不肯者忍辭也書蜀主致書不肯罪魏周主遣韓令坤

將兵襲唐揚州世宗謂知揚州無備命韓令坤等將兵襲之戒以毋得殘民其李氏陵寢集覽

陵寢古者宗廟前制廟後制寢至秦始出寢起於墓側故陵上稱寢殿有衣冠几杖象生之具以薦新物遣人

與其人共守護之書法襲滁州嘗書周主命矣於是復書周主遣見廟謨之自上也若世宗者五代以來可謂

矣主唐主遣鍾謨李德明奉表于周唐主以兵屢敗懼

鍾謨文學院學士李德明奉表稱臣請平于周獻御服

茶藥及金銀器錦牛酒謨德明素辯口世宗知其欲游說盛陳甲兵而見之曰爾主自謂唐室苗裔三省曰

南唐祖唐太宗之子吳王恪宜知禮義異於他國與朕止隔一水謂南唐與周以淮為界未嘗遣一介脩好惟

泛海通契丹捨革事夷禮義安在自徐溫執吳政屢泛

之

下

海使契丹欲與共圖中國至唐烈祖及今主背然且汝欲說我令罷兵邪我非六國愚主豈汝口舌所能移邪

言六國皆愚主故蘇張得行其遊說使遇英明之君難辯如蘇張不能移也可歸語爾主亟來見朕再拜謝過

則無事矣不然朕欲往觀金陵城借府庫以吳越遣兵

襲唐常州吳越營田使陳滿言於丞相吳程曰三省曰九

域志蘇州西北至常州一百八十里程言於吳越王

弘俶請從之丞相元德昭曰唐大國未可輕也若我入

唐境而周師不至能無危乎程固周取唐揚州韓令坤

爭弘俶從之遣程督兵趣常州周取唐揚州韓令坤

州以數騎馳入城中不之覺唐副畱守馮延魯鬚髮僧服而逃軍士執之令坤慰諭其民使皆按堵唐

滅故吳主楊氏之族唐主遣園苑使尹延範如泰州遷

故吳王睿皇帝楊溥也南唐徐誥受吳禪奉之為讓皇延範以道路艱難恐其為變盡殺其男子六十人還報唐主怒腰斬之書法前書唐主誥遷故吳主于潤州矣又書唐主遷故吳主楊氏之族于泰州矣此滅其族則

常州見漢成帝末始元元年延陵

周世宗榮顯德三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五十九

廿七



考異。斬當  
作誅。二省曰屬  
之欲切集  
會也。

養音邕。又  
去聲。籛許意切  
肥橋二省  
曰於肥水  
上為橋也

行視之行  
下孟切  
礮俗作砲  
划平聲。胡  
瓜切。划撥  
鐵子木切  
著直略切

一杯土見  
漢文帝三  
年

周世宗榮顯德三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五十九

廿七

曷為不書主據齊滅元氏。周滅高氏。隋滅宇文氏。皆斥  
書主罪不在上也。或稱名。或止稱主。或止稱國。綱目之  
權衡。周取唐泰州。岳州團練使潘叔嗣殺王逵迎周

行逢入朗州。行逢討叔嗣斬之。叔嗣屬將相而告之曰。

讒疑怒。軍還必擊我。吾不能坐而待死。汝輩能與我俱  
西乎。眾憤怒請行。叔嗣帥之。西襲朗州。三省曰。朗州。九

域志。岳州。西至朗州。五百五十里。逵還戰敗死。或勸叔

嗣。遂據朗州。叔嗣曰。吾救死耳。安敢自專。乃歸岳州。使

將吏迎武安節度使周行逢。眾謂行逢必以潭州授叔

嗣。行逢曰。叔嗣賊殺主帥。今若遠爾。人必謂我與爾同

謀。何以自明。且俟踰年未晚也。乃入朗州。自稱武平雷

後。告于周。以叔嗣為行軍司馬。叔嗣怒。稱疾不至。行逢

曰。叔嗣更欲圖我邪。乃授叔嗣武安節。鉞以誘之。叔嗣

遂行。行逢迎候。郊勞甚歡。集覽。郊勞。左傳。僖三十三年。  
自郊勞至于贈賄。注。迎來曰郊勞。送去曰贈賄。案儀禮。

賓至近郊。君使卿朝服以束帛勞之。又諸侯相朝。逆之  
以饗。籛謂之郊勞。叔嗣入謁。遣人執之。立庭下。責之曰。

汝為小校。無大功。王逵用汝為團練使。一旦反殺主帥。

吾未忍斬汝。乃敢三月。周主行視水寨。世宗至泚橋。自

拒吾命乎。遂斬之。集覽。礮。范蠡兵法。飛石重十二斤。為機

之至。塞以供礮。蓋出此。從官過橋者。人齎一石。我太祖

法行三百步。礮蓋出此。從官過橋者。人齎一石。我太祖

乘皮船入壽春。壕中。城上發連弩射之。三省曰。皮船。連

弩。皮船。縫牛皮為之。連弩。即今之划車弩也。矢大如椽

牙。將張瓊以身蔽之。矢中瓊髀。死而復蘇。鏃著骨。不可  
出。集覽。鏃。矢鋒也。著。附也。斥言箭頭入骨。瓊飲酒一大

卮。令人破骨出之。流血數升。神色自若。三省曰。唐遣司  
張瓊之勇。後太祖登極。遂以瓊摠侍衛親兵。唐遣司

### 空孫晟奉表于周

唐主以孫晟為司空。遣與禮部尚書

行周之正朔。不自改制也。守土疆。晟謂馮延巳曰。此行

當在左相。然晟若辭之。則為負先朝矣。旣行。知不免。中

夜歎息。謂崇質曰。君家百口。宜自為謀。吾思之。熟矣。終

不負。求陵一杯土。永陵。唐烈祖墓也。餘無所知也。旣至  
世宗遣中使以晟等詣壽春。城下示劉仁贍。且招諭之。  
仁贍見晟。戎服拜於城上。晟謂仁贍曰。君受國厚恩。不  
可開門納寇。世宗聞之。怒。晟曰。臣為唐南漢以官者。龔

周世宗榮顯德三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五十九

廿八



光州見隋文帝開皇七年

新州見梁簡文帝大寶元年齊昌

割地請和三省曰國人謂南唐通國之人史言誕妄之士雅不人足不惟喪

周世宗榮顯德三年

澄樞知承宣院

南漢甘泉宮使林延遇陰險多計數南漢主倚信之誅滅諸弟皆其謀也及卒

自代南漢主即日薦澄樞周取唐光舒斬州○周遣李德

明還唐唐主殺之

唐主使李德明孫晟言於周請去帝號割六州歲輸金帛百萬以求罷兵

世宗欲盡得江北之地不許德明請歸白唐主獻之世宗許之晟因奏遣王崇質與德明俱歸賜唐主詔曰諸

郡悉來(三省曰)謂江北諸郡也大軍立罷但存帝號何爽歲寒儻堅事大之心終不迫人于險言盡於此更不

煩云煩勞也言更不勞云云苟曰未然請從茲絕唐主復上表謝德明盛稱世宗威德及甲兵之彊勸唐主

割江北之地唐主不悅宋齊丘以割地為無益德明輕桃言多過實國入亦不之信樞密使陳覺副使李徵古

素惡晟及德明使王崇質異其言因譖德明賣國求和唐主大怒斬之為鍾謨為李德明脩怨張本書法蘇武

雷匈奴書使書還美守節也德明書使書還其美之毀咎唐也德明雖出使無功唐主殺之為過矣書還殺之

所以志唐主之過也終綱目使唐遣將軍柴克宏將兵書還三蘇武鄭元璫李德明

救常州敗吳越兵遂引兵救壽州未至卒

吳程攻常州破其外郭執

身且誤國壽音熟

唐團練使趙仁澤送錢塘仁澤見吳越王弘俶不拜責以負約(三省曰)唐與吳越不通好而吳越以用之命而

攻唐收責其負約弘俶怒挾其口至耳元德昭憐其忠為傳良藥得不死唐非無忠臣也不能用耳唐主恐吳

越侵逼潤州九域志常州西北至潤州一百七十一里以宣潤都督燕王弘冀年少徵還金陵部將趙鐸言於

弘冀曰大士元帥眾心所恃逆自退歸所部必亂弘冀然之辭不就徵部分諸將為戰守之備龍武都虞候柴

克宏再用之子也柴再用事楊氏為將屢立戰功又及事徐溫父子沈黙好施不事家產雖典宿衛日與賓客

博弈飲酒未嘗言兵時人以為非將帥才至是請効死行陳其母亦表稱克宏有父風可為將唐主乃以為右

武衛將軍使救常州時唐精兵悉在江北克宏所將數千人皆羸老李徵古復以鐵仗之朽蠹者給之克宏訴

於徵古徵古慢罵之眾皆憤恚克宏恬然至潤州徵古遣使召克宏以宋匡業代之弘冀謂克宏君但前戰吾當論奏乃表克宏引兵徑趣常州徵古復遣使召之克宏

三省曰趙括之母不肯保任其子柴克宏稱薦其子皆知之審也莫去聲亦作暮

周世宗榮顯德三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五十九

并九



齊州見漢  
景帝二年  
濟南

周世宗榮顯德三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五十九  
九  
曰。吾計日破賊。汝來召吾。必姦人也。命斬之。使者曰。受  
李樞密命而來。克宏曰。李樞密來。吾亦斬之。柴克宏前  
日之怡然。乃養成今日之勇決也。乃蒙船以慕。臣甲士  
其中。襲吳越營。大破之。斬首萬級。匡業至。克宏事之甚  
謹。復請將兵救壽州。未至。而卒。書法。遂者何。急國難也。  
大夫無遂事。必如是。而後可以遂。故雖未至。猶書之。書  
未至。卒。惜之也。綱目於五代。卒。唐主以其弟齊王景達  
小國。臣有三。舍是。無書卒者矣。  
為元帥。將兵拒周師。唐主以景達為諸道兵馬元帥。將  
人韓熙載。載上書曰。信莫信於親王。重莫重於元帥。安用  
監軍為哉。不從。遣鴻臚卿潘承祐。詣泉建。召募驍勇。承  
祐薦許文禎。陳德。夏四月。唐兵復取秦州。進攻揚州。唐  
誠。鄭彥華。林仁肇。軍陸孟俊。將兵趣秦州。三省曰。九域志。自常州北至秦  
州。一百九十七里。周兵過。云。進攻揚州。韓令坤亦走。世  
宗遣張永德。將兵救之。令坤乃還。世宗又遣我太祖。將  
兵屯六合。太祖令曰。揚州。兵有過六合者。六合。縣名。屬  
揚州。在州西北一百三十里。劉响曰。六合。漢臨淮郡之  
堂邑縣。晉置秦郡。北齊置秦州。隋置方州。後廢。唐武德

濠州見唐  
德宗建中  
三年

惲委粉切

斫笠督戰

德  
初置六合縣。折其足。周主如濠州。世宗攻壽州。久不克。  
令坤始有固守之志。周主如濠州。會大雨。營中水深數  
尺。失亡頗多。三省曰。時周兵以方舟載礮。自泚河中流。  
擊壽春城。又東。巨竹數十萬竿。上。檣板至。號曰竹龍。載  
甲士。以攻之。會泚水暴漲。礮舟竹龍。皆漂向南岸。為唐  
兵所焚。糧運不繼。乃議旋師。或勸東幸濠州。從之。三省  
曰。濠州。九域志。壽州東。至濠州。三百八十里。周韓令坤敗唐兵於揚州。擒其  
將陸孟俊。殺之。初。孟俊之廢馬希萼也。滅故舒州刺史  
入揚州。希崇以遺令坤。至是。獲孟俊。將械送行。在楊氏  
在簾下。忽撫膺。慟哭曰。孟俊昔殺我家二百口。今見之。  
請復其冤。令坤乃殺之。三省曰。唐兵攻六合。我太祖擊  
破之。唐齊王景達將兵。濟江。距六合二十餘里。設柵不  
之。彼必見吾眾寡矣。不如俟其來而擊之。破之。必矣。居  
數日。唐出兵。趣六合。太祖奮擊。大破之。殺獲近五千人。  
溺死甚眾。於是唐之精卒盡矣。是戰也。將士有不致力  
者。太祖陽為督戰。以斫其皮笠。明日。徧閱其笠。有斫  
周世宗榮顯德三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五十九  
三十



跡者數十人皆斬之由

周主如渦口

渦口作新浮梁成

足部兵莫敢不盡死

之欲遂至揚州范質等以兵疲食少泣諫而止世宗嘗

怒寶儀欲殺之質入救之世宗起避之質趨前伏地叩

頭曰儀罪不至死臣為宰相致陛下枉殺近臣罪皆在

臣繼之以泣世宗意解乃釋之五月唐敗福州兵於南臺江

南臺江在福州府城南一十五里江計有越王釣龍臺因名源出

建陽分水嶺東流七百里至臺又東南三十里與江東

西峽合流入海晉郭璞遷城記南臺沙合河口路通先

出狀元後出相公發明唐方困於周師而乃擊兵閩越

據事直書亦足周主還大梁畱李重進圍壽州○六月

以見其繆也唐劉仁贍擊周將李繼勳敗之○唐遣員外郎朱元將

兵復江北諸州元因奏事論用兵方略秋七月周以周

行逢為武平節度使周以行逢為武平節度使制置武

安靜江等軍事行逢畱心民事悉

除馬氏橫賦貪吏猾民為民害者皆去之擇廉平吏為

刺史縣令朗州民夷雜居將卒驕惰一以法治之無所

寬假眾怨且懼有大將與其黨十餘人謀作亂行逢知

之大會諸將於坐中擒之數曰吾惡衣糲食正為汝曹

何負而反今日之會與汝訣也立搗殺之坐上股栗行

逢曰諸君無罪皆宜自安樂飲而罷行逢多計數善發

隱伏然性猜忍常遣人密詞諸州事聞邵州刺史劉光

委多宴飲曰光委聚飲欲謀我邪召還殺之衡州刺史

張文表獨以歲時饋獻謹事左右得免行逢妻鄧氏陋

而剛決善治生嘗諫行逢用法太嚴行逢怒鄧氏因之

村墅遂不復歸行逢屢遣迎之不至一旦自帥僮僕來

輸稅行逢就見之曰夫人何自苦如此鄧氏曰稅官物

也公不先輸何以率下且獨不記為里正代人輸稅以

免楚捷時邪行逢欲與之歸不可曰公誅殺太過一旦

有變村墅易為逃匿耳行逢壻唐德求補吏行逢曰汝

才不堪為吏吾今私汝則可矣汝居官無狀吾不敢以

法貸汝則親戚之恩絕矣與之耕牛農具而遣之前天

策府學士徐仲雅自馬希廣之廢杜門不仕行逢慕之

署節度判官仲雅辭疾行逢迫脅固召之面授文牒終

辭不取行逢怒放之邵州竟不能屈胡氏曰周行逢為

周世宗柴顯德三年通鑑綱目集說第五十九州一

悉

洋



禮辟之辟音逼。

和州見漢冲帝末嘉元元年歷陽徐州見唐懿宗咸通十年

政有足稱者徐仲雅既蒙禮辟(集覽)禮辟。辟。除也。禮遇而辟除之豈不可出身相佐以靖一方乃能守節尚志終不肯屈求之當時鮮其比矣可不謂賢乎馮道歷事五代之君朝同夕異其有愧於仲雅豈可數量哉唐

朱元等取舒和蘄州周揚滁州守將皆棄城并兵攻壽

州初唐人以茶鹽疆民而徵其粟帛謂之博徵又興營田於淮南民甚苦之及周師至爭奉牛酒迎勞而將帥不之恤專事俘掠民皆失望相聚山澤操農器為兵積紙為甲時人謂之白甲軍周兵討之屢為所敗以得諸州多復為唐有淮南節度使向訓奏請以廣陵之兵併力攻壽春詔許之訓封府庫以授主者命牙將分部按行城中秋毫不犯州民感悅軍還或負糗糧以送之滁州守將亦棄城引兵趣壽春唐諸將請據險以邀周師宋齊丘曰如此則怨益深不如縱之以德於敵則兵易解也乃命諸將自守毋得擅出由是壽春之圍益急齊王景達軍于濠州遙為聲援軍政皆出於陳八月周

作欽天曆王朴與司天少監王處訥私造明玄曆於家因唐世所

天曆初王處訥私造明玄曆於家因唐世所

行崇玄曆而明之也帝以王朴通於曆數乃詔朴撰定

以步日步月步星步發斂為四篇合為曆經併著顯德

三年七月政細行曆九月周以王朴為樞密副使○冬十

一月周立二稅起徵限世宗謂侍臣曰近朝徵斂穀帛多不俟時收穫紡績之畢乃詔三司自

今夏稅以六月秋稅以十月起徵民間便之周山南東道節度使安審琦入

朝除太師遣還鎮審琦鎮襄州十餘年至是入朝除守

除凡言守者出於特旨所置與正員資格同大師古官

天子所師法審琦感悅世宗謂宰相曰近朝多不以誠

信待諸侯雖有欲效忠節者其道無由王周將張永德

者但能毋失其信何患諸侯不歸心哉

敗唐兵於下蔡○周以我太祖為定國節度使兼殿前

都指揮使太祖表趙普十一月周殺唐使者司空孫晟

張永德與李重進不相悅永德密表重進有二心世宗

不之信時二將各擁重兵衆心憂恐重進一日單騎詣

對曰堯舜土

都招討使李重進有郭汾陽王之才量見唐代宗大曆十四年邀遊章敬寺司空孫晟治亂忠節華山隱士陳搏真源人真源見漢桓帝延熹八年苦縣白雲志宋太祖累徵不至及太宗即位召之者三方堯舜之為天下今可致否對曰堯舜土



皆三尺茅茨  
不剪其跡似  
不可及然能  
以清靜為治  
即今之堯舜  
也帝曰善辭  
朝詩曰十年  
蹤跡踏紅塵  
為憶青山入  
夢頻紫陌縱  
榮爭及睡朱  
門雖富不如  
貧愁聞劍戟  
扶危主悶聽  
笙歌聒醉人  
携取舊書歸  
舊隱野花啼  
鳥一般春又  
詔不至辭曰  
九重紫詔休  
教綵鳳啣來

周世宗榮顯德三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五十九  
卅二  
永德營從容宴飲謂永德曰吾與公幸以肺腑俱為將  
帥矣相疑若此之深邪永德意解衆心亦安唐主聞之  
以蠟書誘重進皆謗毀反間之語重進奏之初唐使者  
孫晟鍾謨從至大梁世宗待之甚厚時召見飲以醇酒  
問以唐事晟但言臣主畏陛下神武事陛下無二心及  
得唐蠟書召晟責之晟正色抗辭請死問以唐虛實默  
不對命都承旨曹翰送晟於右軍巡院與之飲酒從容  
問之晟終不言翰乃謂曰有敕賜相公死晟神色怡然  
索靴袍整衣冠南向拜曰臣謹以死報國乃就刑并從  
者百餘人皆殺之貶鍾謨耀州司馬既而憐晟忠節悔  
殺之召謨拜衛尉少卿發明孫晟能盡忠所事故特書  
官書使者以美之明其不失將命之職也然美在使者  
則譏在主人矣書法孫晟可謂不辱君命矣不書死之  
何過周也晟書死之則無以見周殺行人之失矣然則  
皆以勸節守其使也其殺  
周召華山隱士陳搏詣闕尋遣  
還山世宗召陳搏問以飛升黃白之術對曰陛下為天  
長吏常存問之馮智舒曰華山在西安府華陰縣南一  
十里即西嶽也白虎通云西方太陰用事萬物生華故

一片野心已  
被白雲畱住  
後至百餘歲  
而卒於華山

世史正綱  
書漢天會  
元年周顯  
德四年南  
漢乾和十  
五年蜀廣  
政二十年  
南唐保大  
十五年

故

曰華山胡氏曰陳搏之蘊非世宗所知也飛升黃白之  
問不亦陋乎搏以治天下對已發其端世宗不能訪以  
治道也發明搏非偽隱沽譽為仕宦捷徑者故特以華  
山隱士書之書法召未有書隱士者雖武攸緒不書此  
其書何善搏也何善之世宗以飛升  
黃白問而搏以治天下對是以善之  
周城下蔡

元周顯德四年是歲凡五比漢天會春

正月唐遣兵救壽州周師擊破之唐壽州城中食盡齊

鎬朱元將兵數萬救之軍于紫金山(集覽紫金山在安

豐略壽春縣南或云卽八公山)列十餘寨與城中烽火

相應又築甬道運糧綿亘數十里將及壽春周李重進

邀擊大破之死者五千人奪其二寨劉仁贍請以邊鎬

守城自帥衆決戰景達不許仁贍憤悒成疾其幼子崇  
諫夜泛舟度淮為小校所執仁贍命腰斬之監軍使周  
廷構哭於中門以救之不許廷構復使求救於夫人夫  
人曰妾於崇諫非不愛也然軍法不可私名節不可虧  
若貸之則劉氏為不忠之門妾與公何面目見將士乎  
趣命殺之然後成喪將士皆感泣周人以唐援兵尚彊



鑾駕見漢文帝元年

刻音琰

周世宗策顯德四年通鑑綱目集說第五十九  
多請罷兵世宗疑之李穀寢疾使范質王溥就問之穀曰壽春危困破在旦夕若鑾駕親征則將士爭奮必可下二月周更造祭器祭玉度為之圖三省曰祭器祭玉祭器樽彝簋籩豆之屬也祭玉蒼璧禮天黃琮禮地青圭禮東方赤璋禮南方白琥禮西方玄璜禮北方也時禮官博士準詔議祭器祭玉制度國子祭酒尹拙引崔靈恩三禮義宗云蒼璧所以禮天其長十有二寸蓋法天之十二時又引江都集白虎通諸書所說云璧皆外圓內方又云黃琮所以禮地其長十寸以法地之數其琮外方內圓八角而有好國子博士聶崇義以為璧內外皆圓其徑九寸按阮氏鄭玄圖皆云九寸周禮玉人職又有九寸之璧及引爾雅云肉倍好謂之璧好倍肉謂之瑗肉好若一謂之環郭璞注云好孔也肉邊也而不載尺寸之數崇義又引冬官玉人云璧好三寸爾雅云肉倍好謂之璧蓋兩邊肉各三寸通好共九寸則其璧九寸明矣崇義又云黃琮八角而無好琮瑗並是一寸六分共長八寸厚一寸按周禮圖及阮氏圖並無好又引冬官玉人云琮八角而無好崇義又云琮瑗圭璧並是禮天地之器而爾雅唯言璧環瑗三者有好

後三先

其

好

其餘琮瑗諸器並不言之則黃琮八角而無好明矣時太常卿田敏已卜以崇義援引周禮正文為是乃從之三月周主復如壽州大破唐兵唐元帥景達奔還唐水

習水戰

擐胡憤切

均巨致切

扼乙革切

扼古郎切

扼而拊其

背詳見群

軍銳敏周人無以敵之世宗以為恨反自壽春於大梁城西汴水側造戰艦數百艘命唐降卒教北人水戰數月之後縱橫出沒殆勝唐兵至是車駕發大梁命王環將之自閔河沿潁入淮三省曰閔河潁河本曰琵琶溝今名蔡河潁潁河也唐人大驚三月世宗度淮抵壽春城下躬擐甲胄集覽躬擐甲胄左傳文也注擐貫也軍於紫金山南命我太祖擊唐寨破之斷其甬道由是唐兵首尾不能相救朱元恃功頗違節度陳覺與元有隙屢表元反覆不可將兵唐主以楊守忠代之元憤怒欲自殺客宋均說之曰宋均朱元門客也大丈夫何往不富貴何必為妻子死乎元即舉寨萬餘人降周世宗慮其餘衆沿流東潰遽命指揮使趙晁將水軍數千沿淮而下命諸將擊唐紫金山大破之殺獲萬餘人擒許文稹邊鎬楊守忠餘衆果東世宗自將騎數百與諸將夾岸追之水軍中流而下唐兵戰溺死及降者殆四萬人獲船艦糧仗以十萬數劉仁贍聞援兵敗扼吭歎

周世宗策顯德四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五十九

卅四



節度使劉仁贍是日卒

昇與音余通並音余又去聲並音預

周世宗榮顯德四年通鑑綱目集說第五十九  
息景達陳覺皆奔歸金陵惟陳德誠全軍而還唐主議  
自督諸將拒周中書舍人喬匡舜上疏切諫唐主以為  
沮眾流撫州既唐壽州監軍周廷構以城降周唐節度  
而竟不敢出

使劉仁贍死之周以壽州為忠正軍徙治下蔡

春城北唐清淮節度使劉仁贍病甚不知人監軍使周  
廷構等作仁贍表昇仁贍出城以降于周仁贍臥不能  
起世宗慰勞賜賚復令入城養疾徙壽州治下蔡三省  
曰下蔡壽州宋升為壽春府至今治下蔡縣而壽春故  
縣自為縣在淮水之南西北距下蔡二十五里高宗南  
渡復於壽州舊治壽春縣建安豐軍以為控扼之地蓋  
地險所在通古今不能易也宋白曰下蔡古之蔡國吳  
蔡縣梁於硤石山築城以拒魏即今縣城也赦州境死  
罪以下民受唐文書聚山林者並令復業政令有不便  
者令本州條奏又制曰劉仁贍盡忠所事抗節無虧前  
代名臣幾人堪比朕之伐叛得爾為多其以為天平節  
度使兼中書令是日卒追賜爵彭城郡王唐主聞之亦  
贈太師世宗復以清淮軍為忠正軍楊氏以壽州置忠

忠

正軍後改清淮軍今復為忠正軍以旌劉仁贍之節按

薛史唐明宗天成二年詔昇壽州為忠正軍長興二年

閏五月己丑升廬州為昭順軍八月癸酉升州為昭信

軍宋白續通典曰壽州後唐天成元年升為順化軍節

度以旌仁贍之節發明書監軍以城降則見仁贍未嘗

降也仁贍實以病終而直書死之者所以著其不屈之

節也書法上書唐壽州監軍周廷構降矣節度使劉仁

贍之為唐可知也其再書唐何重予仁贍也仁贍終身

唐臣憤悒至死再書唐所以明其心之為唐也故雖以

疾死書曰死之此特筆也一人而已矣繼書周以壽州

為忠正軍辭繁不殺所以周主之父光祿卿致仕柴守

禮犯法周主不問

守禮及當時將相王溥王晏韓令坤

十阿父世宗既為太祖嗣人無敢言守禮子者但以元

舅處之優其俸給未嘗至大梁嘗以小忿殺人有司不

敢詰世宗知而不問胡氏曰世宗不知其姓出於柴氏

義也然則宜柰何為郭氏立後封以元舅處之果何

周世宗榮顯德四年通鑑綱目集說第五十九



宋皆天子之事守也。蓋禮樂車服在焉。得用天子禮樂。以不忘撫愛富貴之恩。而復姓曰柴。尊守禮為太上皇。立柴氏宗廟。以別生分類。別生分類。使相從也。正本始以示天下。則其道並行而不相悖矣。歐陽公以守禮殺人。世宗不問。為寧受屈法之過。以申父子之道。夫既以元舅處之。何名為父子。且曰刑一人未必能使天下無殺人。殺其父則滅天性。孰為重。夫事固皆當權輕重而執其中。然非可以殺父而論之也。故孟子發明父子之重。至以天下為敝。屣屣通作躐。孟子盡心上。舜視棄天下。猶棄敝。躐也。注。孟子謂舜視棄天下。如捐棄敝。躐。草履也。敝。餘不惜。乃可與權者矣。發明父有天下。傳歸於子。子有天下。尊歸於父。此理之正也。然父有天下。或無子之可傳。子有天下。或難於尊其父。豈非禮之變乎。夫堯授天下於舜。舜固存焉。然舜不敢尊其父。而君之者。天下者堯之天下。舜不得以私其父也。舜雖不敢以私其父。而孝養之禮則有加焉。父其父而不敢君其父。此舜之所以為大孝也。桃應嘗問孟子。瞽瞍殺人。則如之何。豈知舜之為子。固不使瞽瞍有殺人之惡。此正虞書所謂烝烝乂不格姦者。舜處之有道也。如使舜為天

後卅列子

天

子。瞽瞍至於殺人。則舜固不足為舜矣。柴世祖繼郭氏之道。而其父至以小忿殺人。則世宗所以處之者。未盡其道。爾守禮之悖。未如瞽瞍之頑。瞽瞍猶不殺人。而守禮顧乃殺人。豈非世宗事父之孝。有愧於舜乎。誠使世宗為父築宮處之。嚴密之地。盡其父事之禮。則守禮居移養移。寧不自知愛重。又烏有殺人之事哉。是時郭氏既亡。世宗尊臨九五。固可少行其志。豈有身為天子。而其父與凡臣等。且置之別都。狎伍羣小。未嘗一至京闕。則是世宗不父其父。而天性之道亡矣。又胡恠其有殺人之事哉。故綱目於此。不書元舅而特書周主之父者。不。予。周人舅之也。書爵書姓名者。惡周主之臣其父也。又書犯法。周主不問者。譏其父已殺人。而猶置之不問。不能迎致京師。而奉養之。使之得其所也。書法若此。周主雖欲曲辭其責。尚可得哉。吁。書法。周主之父何罪。周主也。曷為罪之。父至殺人。問為悖道。不問為屈法。則不正名之過也。正名其父。奉之別宮。守禮雖暴。豈至橫於外哉。身為天子。父為列卿。而處於遠外。使得以小忿殺人。失在於不正名。不在於不問也。故書曰。周主之父。光祿卿致仕。父紀實也。光祿卿。譏非名也。致仕。譏在外也。周世宗榮顯德四年。通鑑綱目集說第五十九。卅六。



四月周主還大梁○周官者孫延希伏誅周脩永福殿

役世宗至其所見役徒有削梯為七(集覽)梯研木札也七取飯匙瓦中噉飯者大怒斬延希周罷懷

恩軍遣還蜀周之克秦鳳也。以蜀兵為懷周以唐降卒

為懷德軍凡六軍三周疏汴水入五丈河自是齊魯舟楫皆達於大

梁馮智舒曰五丈河在開封府滎陽縣南三十五里大

周山下談苑曰京水自滎陽踰汴東北注河通山東之

漕其廣五五月周作刑統詔以律令文古難知。敕格煩

文故名刑統釋。刪定為刑統(三省曰)刑唐敗周兵斷其浮梁唐郭廷

軍斷渦口浮梁。又襲敗武行德于定遠。唐以廷謂為應

援使(書法)特筆也。攻守之際。事有關於勝敗者。綱目必

特書之。是故。漢斷蜀浮橋。書建六月蜀衛聖都指揮使

武。一年唐斷周浮梁。書是年李廷珪罷蜀人多言廷珪為將敗覆。不應復典兵。蜀王

不常也。猶言不

地覆沒成

而秦鳳階日

敗覆三省敗

謂敗軍而

秦鳳階成

四川之地

覆沒不

應猶言不

常也不

也不

也不

卅六

周

世

宗

榮

德

四

年

通

鑑

綱

目

集

說

第

五

十

九

卅

六

周

世

宗

榮

日

吾

昔

見

莊

宗

跨

河

與

梁

戰

及

先

帝

在

太

原

平

二

蜀

諸

將

非

有

大

功

無

得

典

兵

故

士

卒

畏

服

今

王

昭

遠

出

於

廝

養

伊

審

徵

韓

保

貞

趙

崇

韜

皆

膏

梁

乳

臭

子

素

不

習

兵

徒

以

舊

恩

實

於

人

上

平

時

誰

敢

言

者

一

旦

疆

場

有

事

安

能

禦

大

敵

乎

以

吾

觀

之

惟

高

彥

儔

太

原

舊

人

終

不

負

汝

自

餘

無

足

任

者

蜀

主

不

能

從

三

省

曰

及

孟

氏

之

亡

僅

高

彥

儔

一

人

能

以

死

殉

國

至

蜀

主

之

死

其

母

亦

不

周

以

王

祚

為

食

而

卒

婦

人

志

節

如

此

丈

夫

多

有

愧

焉

者

周

以

王

祚

為

服

侍

立

客

坐

不

安

席

祚

曰

狔

犬

不

足

為

起

穎

州

團

練

使

秋

七

月

周

貶

武

行

德

李

繼

勳

為

左

右

衛

將

軍

治

定

遠

壽

秋

七

月

周

貶

武

行

德

李

繼

勳

為

左

右

衛

將

軍

治

定

遠

壽

北

漢

初

立

七

廟

三

省

曰

北

漢

主

自

以

承

高

祖

隱

帝

之

後

今

始

能

立

七

廟

以

倣

天

子

之

制

書

法

前

書

吳

始

作

太

廟

稱

帝

七

年

始

立

七

廟

則

曷

為

怨

之

自

稱

帝

一



密使穀臥疾二年九表辭位罷守本官蜀主致書于周

周主不答八周所遣懷恩軍至成都蜀主亦遣梓州所俘

郊祀不答蜀主聞之怒曰朕為天子九月周以竇儼為中

書舍人儼上疏請令有司討論禮儀考正鍾律作通禮

大擇人擇人之重莫先宰相自有唐之末輕用名器始

為輔弼即兼三公僕射之官故其未得之也則以趨競

為心既得之也則以容默為事乞令宰相各舉所知

謂六部尚書也兩省謂中書門下省也給舍謂給事中

中書舍人也且令以本官權知政事期歲之間察其職

業若果能堪稱堪稱堪其任稱其職也其官已高則除

平章事未高則稍更遷官權知如故若有不稱則罷其

政事責其舉者又班行之中有員無職者太半如諸衛

將軍東宮官屬內諸使之類乞量其才器授以外任考

其治狀能者進之否者黜之又請令盜賊自相糾告以

其所告貲產之半賞之或親戚為之首則論其徒侶而

赦其所首者如此則盜不能聚矣言或親戚與為盜

其中所有能自首者則赦之其徒侶則論其罪也又新鄭

鄉村團為義營隸覽新鄭今鈞州屬縣在河南南史謂鄭

世家周宣王庶弟友初封鄭索隱曰鄭縣屬京兆至武

公東徙河南故名新鄭各立將佐一戶為盜累其一村

一戶被盜罪其一將每有盜發則鳴鼓舉火丁壯雲集

盜少民多無能脫者由是一境獨清請令他縣皆效之

亦止盜之一術也又累朝屢詔聽民廣耕止輸舊稅及

其既種則有司履畝而增之故民皆疑懼而田不加闢

俘馘見梁  
武帝大通  
元年

徒黨也侶  
伴也

以

後

其



集上其登朝官亦許上表自舉書法前書唐置科舉

此耳故北漢麟州降周周以其刺史楊重訓為防禦使

復為麟州宋建隆初陞為建寧軍端拱初改為鎮西軍

本朝因之改屬延安府十一月周主自將伐唐攻

濠泗州寨焚戰船七十餘艘斬首二千餘級又攻其水

南今若遽降恐為唐所種族(集覽)種族恐我之種類皆

被唐族滅之也請先遣使稟命然後出降許之唐戰船

數百艘在渙水東(三省曰)渙水迺宿亳之間東南至曉

石山西而南入淮欲救濠州世宗自將兵夜發擊破之

鼓行而東所至皆下至泗州我太祖先攻其南因焚城

門破水寨世宗居月樓(城者臨水)契丹北漢會兵

寇周濠州不克而還契丹遣其侍中崔勳將兵來會北

後三十九兵

曉鋤咸切

濠州見周  
赧王五十  
三年上黨

躡躡音直  
逐羸豸跳  
躍貌羸音  
雷

楚州見梁  
主瑱龍德  
一年

三省曰九域志泗  
州西至濠州一百  
七十里東北至楚  
州二百二十里

泰州見宋  
孝武帝大明  
五年海陵

將

兵會之南侵濠州至其城下而還北漢主知契丹不足

恃而不敢遽與之絕贈送勳甚厚發明綱目不殊契丹

於北漢前固已論之矣然始焉書伐繼書擊至是遂書

寇者合異類以殘中國此固春秋所不予者也疲民以

逞躡躡不已果何為哉(書法)契丹北漢嘗書伐周矣此

其書寇何周既再傳國方有道夷德無厭而從之猾夏

故并寇之存中十二月唐泗州降周周主追擊唐兵至

國尊有道也楚州大破之(泗州守將范再遇舉城降周世宗自至城

爭獻芻粟無一卒敢擅入城者唐戰船數百艘保清口

破之我太祖擒其應援使陳承昭以唐濠州降周周主

進兵攻楚州遣兵取揚泰州郭廷謂使者自金陵還知

草降表延鄒責以忠義廷謂以兵臨之延鄒擲筆曰大

周世宗榮顯德四年通鑑綱目集說第五十九



世史正綱  
書漢天會  
二年周顯  
德五年南  
漢乾和十  
六年八月  
以後劉錕  
大寶元年

戊午

州兵攻天長遣指揮使武守琦將騎數百趣揚州至高郵(三省曰)九域志高郵東南至揚州一百里唐人悉焚揚州官府民居驅其人南度江揚州南至江西十五里後數日周兵乃至世宗聞泰州亦無備遣兵襲取之南漢遣使入貢于周不至遣使入貢于周為湖南所閉閉塞也塞其道不得通也乃治戰船脩武備既而縱酒酣飲曰吾身得免幸矣何暇慮後世哉(三省曰)此所謂坐而待亡者也又古語云民主偷必死南漢主將死之徵也

周顯德五年  
唐中興元年  
南漢  
是歲凡五國  
二鎮  
主

春正月周師克唐海州○周鑿鶴水引

戰艦入江世宗欲引戰艦自淮入江阻北神堰不得度

溝通江淮後入於此立堰者以淮水低溝水高防其洩也舟行度堰入淮今號為平水堰欲鑿楚州西北鶴水(馮智舒曰)鶴水在淮安府城西一名老鶴河周世宗至北神堰齊雲艦大不能前進遂開此河以通其道以通其

後子道

蜀廣政一  
十一年南  
唐中興元  
年尋奉周  
王朔

維州見唐  
代分大曆  
十四年

王幼學注  
繩牀見漢  
獻帝建安  
五年

其

道遣使行視還言地形不便計功甚多乃自往視之授

以規畫旬日而成用功甚省巨艦數百艘皆達于江唐

人大驚周師拔唐靜海軍周拔靜海軍(馮智舒曰)靜海

以為神周師拔唐靜海軍周拔靜海軍(馮智舒曰)靜海

蜀貶章九齡為維州參軍蜀右補闕章九齡見蜀主言

問姦佞為誰指李昊王昭遠以對蜀主怒貶之三

省曰臨亂之君各賢其臣卒之亡蜀者昊昭遠也周主

克唐楚州唐防禦使張彥卿死之周兵攻楚州踰四旬

守不下世宗自督諸將攻克之彥卿與都監鄭昭業猶

帥眾拒戰矢刃皆盡彥卿舉繩牀以鬪而死所部千餘

人至死無一人降者(三省曰)唐失淮南死於城郭封疆者猶有人焉(胡氏曰)臣之事君格其非心褊狹者宜廓以寬弘急促者宜導以紓緩世宗之短李穀范質王溥王朴二三大臣所當濟其不及而泄其過也太平之功

周世宗榮顯德五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五十九  
四十一



隰州見晉懷帝永嘉二年蒲子

考異以當作廢犬弟上漏其字燕字上漏

周世宗榮顯德五年通鑑綱目集說第五十九  
非一日所能就而世宗意在速成故威武雖暢而德信未下觀楚州之不下而甘心盡死如此則亦異於雲霓之望時雨之師矣故圖大業者速成不若美成也書法前書仁贍此書彥卿唐不為無人矣終綱目書死之者五十有四唐居二人焉高保融以水軍會周師伐唐○舍是無書死之者矣

二月周主至揚州○北漢攻周隰州不克隰州刺史暴卒建雄節度

使楊廷璋謂都監李謙溥曰今大駕南征澤州無守將河東必生心若奏請待報則孤城危矣即牒謙溥權隰州事謙溥至則脩守備未幾北漢兵果至諸將請速救廷璋度其疲困無備潛與謙溥約各募死士百餘夜襲其營北漢兵驚潰解去三月唐以太弟

景遂為晉王燕王弘冀為太子景遂前後十表辭位且言弘冀嫡長有軍功

省曰弘冀唐主之嫡長子軍功謂用柴克宏敗吳越兵以解常州之圍也宜為嗣唐主乃立景遂為晉王洪州大都督集覽洪州本漢豫章郡也隋置洪州星子志云隋文帝以三皇時有異人洪崖居此因名洪州以弘冀

子為

為皇太子參決庶政弘冀為人猜忌嚴刻景遂左右周有未出東宮者立斥逐之為弘冀毒殺景遂張本

主臨江遣水軍擊唐兵破之唐主遣使盡獻江北地周

主罷兵引還世宗如迎鑾鎮集覽今真州是五代時偽吳置迎鑾鎮後宋改建安軍割揚州之永

正六合二縣隸焉至真宗陞真州屢至江口遣水軍擊

唐兵破之唐主恐遂南渡又恥降號稱藩乃遣陳覺奉

表請傳位於太子弘冀使聽命於中國時淮南惟盧舒

漸黃未下覺見周兵之盛白世宗請遣人度江取表獻

四州之地畫江為境以求息兵辭指甚哀上曰朕本

與師止取江北今爾主能舉國內附朕復何求賜唐主

書稱皇帝恭問江南國主慰納之唐主奉表稱唐國主

請獻江北四州歲輸貢物數十萬於是江北悉平得州

十四三省曰州十四光壽廬舒斬黃滁和濠泗楚揚泰

通十四州縣六十世宗賜唐主書諭以今當罷兵不必

傳位賜錢弘傲高保融犒軍帛有差唐主遣馮延巳獻

銀絹錢茶穀共百萬以犒軍銀兩絹匹錢貫茶斤穀石各以萬計其數共為百萬敕故淮南節度使楊行密昇府節度使徐溫等墓昇府即金陵唐之昇州故曰

江北平



節風水雨  
見晉孝武  
帝太元七  
年  
分地見漢  
光武建武  
五年分土  
穢亦作楫  
並音集又  
並音接解  
義同

齷乙角切  
齷初角切

王幼學注  
鹵田見秦  
王政元年  
為鹵之地

昇府並量給守戶。其江南羣臣墓在江北者，亦委長吏以時檢校。胡氏曰：韓熙載之走江南也，李穀送別，各言所志。穀之言酬而熙載之言不應。熙載文士高談，非李穀沈毅有志略之比也。然自昔都江南者，例不能北取中原，豈皆文士無用邪？曰：天下形便無常勢，而經營大業有常理。漢高光，唐太宗，皆櫛風沐雨，惡衣菲食，躬擐甲胄，跋履山川，其勤既如此，知人善任，脩政愛民，令聞日彰，衆情歸戴，其德又如此。是以雖初無分地，皆不五年而成就。帝業彼六朝，南唐之君能如是乎？集覽：六朝，三國、吳、東晉、宋、齊、梁、陳。若謂江南之人柔脆，不可用於北方，則不然矣。項籍以吳中八千子弟橫行天下，李陵以荆楚步卒當單于數十萬，而宋高祖西取秦，東取燕，所向無敵，亦皆江南人也。孰謂其不可用乎？  
周汴渠成。淮於江、淮、舟楫始通。夏四月，周新作太廟成。慢也。太康十年，此其書太廟成。志成何美之也。曷為美之？四月作之，四月成之，其急宗廟可知也。與陷九月而後營，營二十月而後成者，大異矣。綱目又成書廟成，速成書。五月朔，日食。○唐主更名景去。

去

帝號奉周正朔

唐主避周諱，更名景。下令去帝號，稱國正朔。平章事馮延巳嚴續樞密使陳覺皆罷。初，延巳以取中原之策說唐主，由是有寵。嘗笑烈祖齷，曰：集覽

烈祖，南唐王徐誥也。齷，齷齷，急迫局隘貌。齷，通作握。齷，通作齷。亦作齷。西漢酈食其傳：諸侯皆握齷。齷，自用。又司馬相如傳：委瑣握齷。安陸所喪纜數千兵，為之輟食咨嗟者旬日。三省曰：謂晉高祖天福五年，李承裕安州之敗也。此田舍翁識量耳。安足與成大事。豈如今上暴師數萬於外，而擊毬宴樂無異平日。真英主也。與其黨談論常以天下為已任，更相唱和。翰林學士常夢錫屢言延巳等浮誕不可信。唐主不聽。夢錫曰：姦臣似忠，陛下不悟。國必亡矣。及是，延巳之黨相與言：有謂周為大朝者，夢錫大笑曰：諸公常欲致君堯舜，何意今日自為小朝邪？

周主遣使如唐，餽之鹽，還其俘

周始命太府卿馮

嘿然。使于唐，賜以御衣、玉帶、欽天曆及犒軍帛十萬。唐主嘗奏：江南無鹵田，願得海陵鹽監。集覽：煮鹽之所曰鹽。監，世宗曰：海陵在江北，難以交居。三省曰：言難使周之官吏與唐之官吏雜居也。至是，詔歲給鹽三十萬斛。俘

後

帝

帝



世史正綱  
書南漢劉  
成卒子銀  
嗣

三省注者  
老也每團  
以老者三  
人為之長

九華見晉  
高祖天福  
八年

獲士卒稍歸之。秋八月唐太子弘冀殺其叔父晉王景遂。景

遂雖寬厚。久而不堪。常欲斬徵古。而自囚。左右諫而止。

太子弘冀在東宮。多不法。唐主怒。嘗以毬杖擊之。曰。吾

當復召景遂。弘冀聞。洪州都押牙袁從範。怨景遂。密遣

毒之。景遂擊毬。渴甚。從範進漿飲之。而卒。未殞。體已潰

唐主不之知。發明。唐有國主而太子殺其叔父。直書于

冊。不惟弘冀有惡逆之罪。而南漢主晟卒。子銀立。銀年

唐主遂為其位。亦且累上矣。唐置進奏院於大梁。○周遣閣

國事皆決於龔澄。澄樞密。唐主遂為其位。亦且累上矣。唐置進奏院於大梁。○周遣閣

門使曹彬如吳越。周遣曹彬以兵器賜吳越。事畢。亟返。

於數四。彬曰。吾終不受。是竊名也。盡籍其數。歸而獻之。

世宗曰。曷之奉使者。乞句無厭。使四方輕朝命。卿能如

是甚善。然彼以遺卿。卿自取之。彬冬十月周以高防為

始拜受。悉以徵於親識。家無畱者。冬十月周以高防為

西南面制置使。世宗謀伐蜀。以防為西南面水陸制置

使。高保融再遣蜀主書。勸使稱臣於周。

蜀主集將相議之。李昊曰。從之則君父之辱。違之則周

師必至。諸將能拒周乎。皆曰。陛下聖明。江山險固。秣馬

厲兵。正為今日。臣等請以死衛社。周遣使均定境內田

租。世宗畱心農事。常刻木為農夫蠶婦。置之殿庭。欲均

租。世宗畱心農事。常刻木為農夫蠶婦。置之殿庭。欲均

侍。艾穎等三十四人。分行諸州。三省曰。艾穎。艾。姓也。吳

子春秋齊有大夫艾孔。風俗通。龐儉母艾氏。均定田租。

又詔諸州併鄉村。率以百戶為團。團置耆長三人。又詔

凡諸色課戶。及俸戶。並勒歸州縣。其幕職州縣官。自今

傳宋齊丘于九華山。初齊丘多樹朋黨。躁進之士爭附

勢。尤驕慢。及景達道歸國。人恟懼。唐主悲歎。泣下。徵古

曰。陛下當治兵以扞敵。涕泣何為。豈乳母不至邪。會司

天奏。天文有變。人主宜避位。讓災。唐主乃曰。吾欲釋去

萬機。誰可以托國者。徵古曰。宋公造國手也。陛下何不

舉國授之。覺曰。陛下深居禁中。國事皆委宋公。先行後

聞。臣等時入侍。談釋老。不亦可乎。唐主心愠。即命中書

周世宗榮顯德五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五十九 四三



世史正綱  
書漢元會  
二年周顯  
德六年南  
漢大寶二  
年蜀廣政  
二十二年

未巳

周世宗榮顯德五年  
舍人陳喬草詔行之。喬惶恐請見曰。陛下。一署此詔。臣  
不復得見矣。因極言其不可。唐主笑曰。爾亦知其非邪。  
乃止。遂出徵占洪州。罷覺近職。鍾謨素以德明之死怨  
齊丘（集覽）德明之。死。前年李德明使於周而還。陳覺等  
譖其賣國求利。唐主殺之。言於唐主曰。齊丘乘國之危。  
遽謀篡竊。陳覺徵古為之羽翼。理不可容。覺自周還。矯  
以世宗之命。謂唐主曰。聞江南連歲拒命。皆宰相嚴續  
之謀。當為我斬之。唐主知覺素與續有隙。固未之信。謨  
請覆之於周。三省曰。審覆其言之虛實於周也。唐主乃  
因謨復命上書。又拒王師。皆臣愚迷。非續之罪。世宗聞  
之。大驚曰。審如此。則續乃忠臣。言嚴續果能為其主謀  
謀以拒周。乃忠臣也。朕為天下主。豈教人殺忠臣乎。謨  
還以白唐主。唐主欲誅齊丘等。請遣謨入稟之。世宗以  
異國之臣無所可否。唐主乃詔暴齊丘等罪。聽齊丘歸  
九華山。覺宣州安置。徵古賜自盡。胡氏曰。敵國謀臣。我  
所惡也。蓋有設間用計而去之者矣。或有因其自相疑  
忌而幸之者矣。未聞稱獎其忠諭使勿  
殺如世宗者。用心如此。天下有不服乎。

○訓周

立顯

德

六

年

六

月

恭

帝

宗

春

正

月

周

命

是歲凡五國三鎮

春正月周命

正仗見唐  
高宗永徽  
五年仗下

三分損益之  
以生十二律  
三省曰三分  
其一而損益  
之上生下生  
而十二律備  
矣  
歷代罕能用  
之三省曰自  
秦而下旋宮  
聲廢逮東漢  
雖有太子丞  
鮑鄴興之亦  
人亡而音息  
漢至隋垂十  
代凡數百年

### 王朴作律準定大樂

初有司將立正仗。宿設樂縣於殿

樂縣也。世宗觀之。見鍾磬有設而不擊者。問樂工。皆不  
能對。乃命實嚴討論古今。考正雅樂。以王朴素曉音律  
詢之。朴上疏曰。禮以檢形。樂以治心。形順於外。心和於  
內。然而天下不治。未之有也。蓋樂生於人心。而聲成於  
物。物聲既成。復能感人之。昔黃帝吹九寸之管。得黃  
鍾正聲。半之為清聲。倍之為緩聲。三分損益之。以生十  
二律。旋相為宮。以生七調。為一均。凡十二均。八十四調。  
而大備。遭秦滅學。歷代罕能用之。唐祖孝孫考正大樂。  
其法始備。安史之亂。什七八九。至于黃巢蕩盡。無遺。時  
有博士殷盈孫鑄鍾。鍾十二。編鍾二百四十。處士蕭承  
訓校定石磬。今之在縣者是也。雖有鍾磬之狀。殊無相  
應之。和。其鑄鍾不問音律。但循環而擊。編鍾磬徒懸而  
已。絲竹匏土。僅有七聲。名為黃鍾之宮。其存者九曲。考  
之三曲。協律。六曲。參涉諸調。蓋樂之廢缺。無甚於今。臣  
謹如古法。以柷黍定尺。長九寸。徑三分。為黃鍾之管。書  
舜典篇。度量衡。蔡氏傳曰。以之審度。而度長短。則九十  
分。黃鍾之長一黍。為一分。而十分為寸。十寸為尺。以之  
審量。而量多少。則黃鍾之管。其容子穀。柷黍中者一千  
周世宗榮顯德六年

周世宗榮顯德六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五十九

四四

通鑑綱目集說第五十九

四三



所存者黃鐘之宮一調而已。十二律中唯用七聲其餘五律謂之啞鐘。蓋不用故也。編鐘三省曰：大鐘謂之罇，小鐘謂之鐃，同在一虞謂之編鐘。

蕤也。亦作蕤。並如佳切。朱惟切。

歌奏之奏亦作族。並則候切。節奏音樂作止。高下緩急之度。

新與閏同。並音銀。和悅也。

奸音杆。犯也。又姪犯。非禮也。又求也。

探音貪。取也。窺索也。

周世宗榮顯德六年。通鑑綱目集說第五十九。四。二百以爲為。而十合爲升。以之平衡。而權輕重。則黃鐘之合。所容千二百黍。其重十二兩。此黃鐘所以爲萬事根本。與今黃鐘之聲相應。因而推之。得十二律。以爲衆管互吹。用聲不便。乃作律準。十有三弦。其長九尺。皆應黃鐘之聲。以次設柱。爲十一律。及黃鐘清聲。旋用七律。以爲一均。均之主者宮也。徵商羽角變宮變徵次焉。發其均主之聲。歸乎本音之律。迭應不亂。乃成其調。凡八十一調。三省曰：八十一調。朴之言曰：奉詔遂依周法。以秬黍校定尺度。長九寸。虛徑三分。爲黃鐘之管。與見在黃鐘之聲相應。以上下相生之法推之。得十二律管。以爲衆管互吹。用聲不便。乃作律準。十有三弦。宜聲長九尺。張絃各如黃鐘之聲。以第八絃六尺。設柱爲林鐘。第三絃八尺。設柱爲太簇。第十絃五尺三寸四分。設柱爲南呂。第五絃七尺一寸三分。設柱爲姑洗。第十三絃四尺七寸五分。設柱爲應鐘。第七絃六尺三寸三分。設柱爲蕤賓。第三絃八尺四寸四分。設柱爲大呂。第九絃五尺六寸二分。設柱爲夷則。第四絃七尺五寸一分。設柱爲夾鐘。第一絃五尺一分。設柱爲無射。第六絃六尺六寸八分。設柱爲中呂。第十三絃四尺五寸。設柱爲黃鐘。清聲

聲

十二聲。中旋用七聲爲均。爲均之主者。唯宮徵商羽角。變宮變徵次焉。發其均主之聲。歸乎本音之律。七聲迭應而不亂。乃成其調。均有七調。聲有十二均。合八十四調。歌奏之曲出焉。旋宮之聲又絕。一日而補出。臣獨見通鑑撮其要。今備載之。此法又絕。出臣獨見。乞集百官校其得失。詔從之。百官皆以爲然。乃行之。三省曰：時兵部尚書張昭等議曰：昔帝鴻氏之作樂也。候八節之風。聲測四時之正氣。氣之清濁。不可以筆授。聲之善否。不可以口傳。故鳥氏鑄鐘。伶倫截竹。爲律呂相生之筭。宮商正和之音。乃播之於管弦。宣之於鍾石。然後覆載之情。訢合。陰陽之氣。和同。八氣從律。而不奸。五聲成文。而不亂。空桑孤竹之韻。足以禮神。雲門大夏之容。無虧觀德。然月律有旋宮之法。備於太師之職。經秦滅學。雅道陵夷。漢初制氏。所調唯存。鼓舞旋宮十二均。更用之法。世莫得聞。漢元帝時。京房善易。別音。探求古義。以周官均法。每月更用五音。乃至準調。旋相爲宮。成六十調。又以日法析爲三百六十傳。於樂府而編懸。復舊律呂。無差。遭漢中微。雅音淪缺。京房律準。屢有言者。事終不成。錢樂空記其名。沈重但條其說。六十律法。寂寥不嗣。梁武帝素精音律。自造四通十二笛。以敘八音。又引古五



爰命之爰  
音衰於也

虞曰許切

周世宗榮顯德六年通鑑綱目集說第五十九  
正二變之音旋相為宮得八十四調與律準所調音同  
數異侯景之亂其音又絕隋朝初定雅樂群黨沮議歷  
載不成而沛公鄭譯因龜茲琵琶七音以飲月律五正  
二變七調克諧旋相為宮復為八十四調工入萬寶常  
又減其絲數稍合古談隋高祖不重雅樂令群臣集議  
博士何妥駁奏其鄭萬所奏八十四調並廢隋代郊廟  
所奏惟黃鍾一均與五郊迎氣雜用雅實但七調而已  
其餘五鍾懸而不作三朝宴樂用繆樂九部迄於革命  
未能改更唐太宗爰命舊工祖孝孫張文收整比鄭譯  
寶常所均七音八十四調方得絲管並施鍾石俱奏七  
始之音復振四廟之韻皆調自安史亂離咸秦蕩覆崇  
牙樹羽之器掃地無餘戛擊搏拊之工窮年不嗣郊廟  
所奏何異南箕波蕩不能長存知音殆絕臣等竊以音之  
起出自人心夔曠不能存禮樂之情安明制作之本臣  
息世亂則樂崩若不得知禮樂之情安明制作之本臣  
等據樞密使王朴條奏採京房之準法練梁武之通音  
考鄭譯寶常之七均校孝孫文收之九變積黍累以審  
其度聽聲詩以測其情依權衡嘉量之前文得備數和  
聲之大旨施於鍾虞足洽簫韶臣等今月十九日於太  
常寺集命大樂今賈峻奏王朴新法黃鍾調七均音律

後三十一

和

外尺充切

世史正綱  
書楊溥稱  
讓皇

和諧不相凌越其餘十一管諸調望依新法教習以備  
禮寺施用其五郊天地宗廟社稷三朝大禮合用十二  
管諸調並載唐史開元禮近代常行廣順中太常卿邊  
蔚奉勅定前件祠祭朝會舞名樂曲歌詞寺司合有簿  
籍伏恐所定與新法曲訓聲韻不叶請卜太常寺檢詳  
校試若或乖舛請本寺依新法聲調別撰樂章舞曲令  
歌者誦習從之書法自元魏書陳仲孺奏律準已亥年  
至是幾四百年矣於是復見定樂之法先定律準故綱  
目謹書之終綱  
唐宋齊丘自殺齊丘至九華山唐主命  
日書律準二  
丘歎曰吾昔獻謀幽讓皇帝族於秦州宜其及此乃縊  
而死諡曰醜繆初常夢錫深疾齊丘之黨與馮延巳魏  
岑之徒日有爭論因鬱鬱不得志縱酒成疾而卒至是  
唐主曰夢錫平生欲殺齊丘恨不使見之贈左僕射  
二月周導汴水入蔡水以通陳潁之漕馮智舒曰汴水  
州城東北與泗水通蔡水即蔡溝之水在汝寧府上  
蔡縣西南二里其水盈涸無源古有蔡河疑即此  
減行苗使所奏羨田開封府奏田稅舊一十萬二千餘  
周世宗榮顯德六年通鑑綱目集說第五十九  
四六



淮南見漢  
武帝元朔  
五年

亦作皂  
並在斗切

幽州見漢  
光武建武  
九年

舳舻見晉  
帝奔太和  
四年

周世宗榮顯德六年

救減三萬八千頃諸州周淮南饑淮南饑三省口大兵

命以米貸之或曰民貧恐不能償世宗曰民吾子也安

有子倒懸而父不為之解哉安在責其必償也胡氏曰

世宗視民猶子救其乏而不責其必償仁人之心王者

之政也五代十二君愛民者三人而世宗為最漕運給

耗慮倍輸也保任令錄防貪穢也冬役春罷恐妨農也

毀寺禁度僧減蠹弊也立兩稅限知早徵之害也設科

求土欲吏治有方也均定田租使富不掩貧也併鄉村

置團耆絕公阜侵漁也集覽公阜猶言公文也罷課戶

俸戶省官方私擾也稱貸不責償欲下沾實惠也蓋自

唐宣宗而後政不及民而置諸湯火之中者將百年史

記律書太史公曰文帝時會天下新去湯火索隱曰謂

秦亂楚漢交兵時民之危險如陷墜湯火中即書仲虺

曰民隆塗炭也而後世宗有君人之德行不忍人之政

宜其赫然興起南面指麾而四海賓服也書法志恤民

也三月周樞密使王朴卒朴剛銳明敏智略過人及卒

哭數四不夏四月周主自將伐契丹五月取瀛莫易置

置

### 雄霸州遂趨幽州有疾乃還

世宗以北鄙未復下詔親

將水陸軍先發四月通自滄州治水道入契丹境柵於

乾寧軍南三省曰時置乾寧軍於滄州永安縣九域志

在滄州西一百里宋白曰乾寧軍本古盧臺軍地補壞

防開游口三十六游口者於水不至之處開之以備漲

溢而洩其游水也遂通瀛莫車駕至滄州集覽瀛莫瀛

本漢河間國魏立瀛州宋陞河間府莫本漢鄭縣唐置

州玄宗以鄭類鄭故去邑改莫州今隸河間即日帥步

騎數萬直趨契丹之境三省曰自滄州西行九十八里

即契丹瀛州界正北行五百七十五里直抵幽州非道

所從集覽言從徑路直去不由大道也全本作河北州

縣非車駕所過民間皆不之知契丹寧州刺史王洪舉

城降詔以韓通為陸路都部署我太祖為水路都部署

自御龍舟沿流而北舳舻相連數十里至獨流口沂流

而西三省曰九域志獨流口在乾寧軍北一百二十里

金人疆域圖承州管下固安縣有獨流村即此至益津

關益津關在莫州文安縣九域志在乾寧軍西北一百

六十里宋白曰益津關本幽州會昌縣唐天寶中改永

清縣契丹守將終廷輝以城降自是水路漸隘乃登陸

周世宗榮顯德六年通鑑綱目集說第五十九四七

通鑑綱目

雄



一旅見梁武帝中大通二年  
關南悉平

易州見隋恭帝皇泰二年  
土門見梁主瑱貞明元年  
百井見唐僖宗廣明元年

佳音完說文亂也亂音粲  
音他感切  
莖也郭璞云亂似蒂而小詳見洪武諫感二韻  
後音險貌羽敏切北夷種

泉州見漢獻帝建安十二年

周世宗榮顯德六年通鑑綱目集說第五十九  
而西宿於野次侍衛之士不及一旅從官皆恐懼胡騎連羣出其左右不敢逼我太祖先至瓦橋關瓦橋關在涿州歸義縣九域志在益津關東八十里宋白曰瓦子濟橋在涿州南易州東當九河之末契丹守將姚內斌莫州刺史劉楚信皆舉城降五月朔侍衛都指揮使李重進等引兵繼至契丹瀛州刺史高彥暉舉城降於是關南悉平宴諸將於行宮議取幽州諸將曰陛下離京四十二日兵不血刃取燕南之地此不世之功也今虜騎皆聚幽州之北未宜深入世宗不悅是日趣先鋒都指揮使劉重進先發據固安(集覽)固安縣名屬涿郡今陞為州在大都路自至安陽水命作橋會日暮還宿瓦橋是夕不豫而止契丹遣使者命北漢發兵撓周邊聞周師還乃罷孫行友拔易州擒契丹刺史李在欽獻之斬於軍中以瓦橋關為雄州(三省曰)雄州九域志雄州治歸義容城二縣蓋皆置於郭下金人疆域圖雄州西北至燕京三百二十里益津關為霸州命李重進將兵進敗北漢兵於百井車駕至大梁往還適六十日(大事記)曰予讀周日曆見世宗取瀛莫定三關兵不血刃而史官譏其以王者之師馳千里而襲人輕萬乘之重於

於  
崔葦之間以僥倖一勝夫兵法決機因勢有不可失之時世宗南平淮甸北伐契丹乘其勝威擊其昏殆世徒見周師之出何速而不知述律有可取之機也是時述律以謂周之所取皆漢故地不足顧也然則十四州之故地皆可指麾而取矣不幸世宗遇疾功志不就然瀛莫三關遂得復為中國之人而十四州之俗至今陷於夷狄彼其為志豈不可惜而其功不亦壯哉(發明)周世宗可謂英武之君矣伐北漢伐南唐皆身履行陣俱有成功至是薄伐檢狃取關南如反掌使天意果厭犬戎則幽燕之地可以坐復惜乎未遂而遽止此固夷夏之大機也綱目於此書周主自將取瀛莫等州既致其喜之意書遂趣幽州有疾乃還又致其惜之之意然則綱目之情蓋可見矣(書法)遂者何決辭也乃者六月河決何不得已之辭也非有疾則華夏之氣伸矣  
原武周發近縣民夫塞之○唐泉州遣使入貢于周不受唐清源節度使雷從効遣使入貢請置進奏院於京改圖若置邸上都與彼抗衡受而有之罪在於朕(發明)周世宗榮顯德六年通鑑綱目集說第五十九  
四八



抗衡三省  
曰與唐比  
有事周是  
抗衡也

令河南脩  
守備

周主怛於  
仁政

周世宗榮顯德六年通鑑綱目集說第五十九 四八  
務存大體故綱目前書魏之鹽還之俘至是又書泉州  
入貢不受泉州唐之藩方也世宗之弘規大度若此是  
豈區區淺度狹量者所可同唐城金陵于周世宗曰江  
南亦治兵修守備乎對曰既臣事大國不敢復爾世宗  
曰不然曷時則為仇敵今日則為一家吾與汝國大義  
已定保無他虞然人生難期至于後世則事不可知歸  
語汝主可及吾時完城郭繕甲兵據守要害為子孫計  
謨歸以告唐主乃城金陵凡城之不完者葺之戍兵少  
者益之司馬公曰或問五代帝王唐莊宗周世宗皆稱  
英武二主孰賢應之曰矣子所以統治萬國討其不服  
撫其微弱行其號令一其法度敦明信義以兼愛兆民  
者也莊宗既滅梁馬殷遣子希範入貢(集覽)馬殷初梁  
太祖封殷為楚王莊宗曰比聞馬氏之業終為高郁所  
奪今有兒如此郁豈能得之哉郁馬氏之良佐也希範  
尤希聲聞莊宗言卒矯其父命而殺之此乃市道商賈  
之所為豈帝王之體哉故勝梁之後曾不數年外內離  
叛置身無所誠知用兵之術不知為天下之道故也世  
宗以信令御羣臣以正義責諸國王環以不降受賞劉  
仁贍以堅守蒙褒嚴續以盡忠獲存馮道以失節被棄

張美

以私恩見疎江南未服則親犯矢石期於必克既  
服則愛之如子推誠盡言為之遠慮其宏規大度豈得  
與莊宗同日語哉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周主立其

又曰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世宗近之矣周主立其

子宗訓為梁王初宰相屢請王諸皇子世宗曰功臣之

是不豫乃封宗訓為梁王生七年矣(書法)封子不書主  
此其書何為周主也先是大臣屢請王諸子周主曰功  
臣之子皆未加恩而獨先朕子能自安周以魏仁浦同

乎至是不豫乃封之周主可謂知節矣周以魏仁浦同

平章事我太祖為殿前都點檢世宗欲相仁浦議者以

宗曰自古用文武才略為輔佐者豈盡由科第邪乃以  
王溥范質皆參知樞密院事仁浦同平章事樞密使如

故仁浦為人謙謹世宗性嚴急近職有忤旨者仁浦多  
引罪歸己以救之所全活什七八故雖起刀筆吏致位

宰相時人不以為忝又以吳延祚為樞密使韓通克侍  
衛親軍副都指揮使我太祖兼殿前都點檢世宗嘗問  
相於兵部尚書張昭昭薦李濤世宗愕然曰濤輕薄無  
大臣體卿薦之何也對曰陛下所責者細行也臣所舉

周世宗榮顯德六年通鑑綱目集說第五十九 四九



世史正綱  
書周主榮  
殂子宗訓  
立後周太祖  
起廣順元  
年歷榮至  
宗訓顯德  
六年而亡  
三主共九  
年發姦梟  
伏見漢宣  
帝本始二  
年

登遐見陳  
臨海王光  
大二年升  
遐二質涉  
切伏也

周世宗榮顯德六年  
者大節也。昔張彥澤虐殺不幸。濤累疏以為不殺必為國患。漢隱帝之世。濤亦上疏請解先帝兵權。夫國家安危未形而能見之。此真宰相器也。世宗曰。卿言甚善。然濤終不可置之中書。濤喜談諧。不修邊幅。無長幼體恤。謂脫略儀禮也。與弟澣甚友愛。而多謔浪。無戲詩。終風篇。謔浪笑。注。言戲謔不敬也。文公傳曰。謔戲言也。浪。放蕩也。世宗以是薄之。又以翰林學士單父王著。幕府舊僚。屢欲相之。亦以其嗜酒無檢而罷。集覽。嗜酒喜飲無厭足。無檢不自檢束也。  
**周主榮殂梁王宗訓立**  
世宗大漸召顧命。謂曰。王著藩邸故人。朕若不起。當相之。質等出。相謂曰。著終日遊醉鄉。豈堪為相。慎毋泄此言。是日世宗殂。世宗在藩多務。輟晦。及即位。破高平之寇。人始服其英武。其御軍號令嚴明。人莫敢犯。攻城對敵。矢石落其左右。略不動容。應機決策。出人意料。又勤於為治。發姦梟伏。聰察如神。暇則召儒者讀前史。商確大義。性不好絲竹珍玩之物。常言朕必不因喜賞人。因怒刑人。又言太祖養成王峻王殷之惡。致君臣之分不終。故羣臣有過。則面質責之。集覽。質。正也。斥謂面責之也。西漢汲黯傳。黯質責張湯於上前。顏師古曰。質。對之也。服則放

故

爵

之。有功則厚賞之。文武參用。各盡其能。人無不畏其明。而懷其惠。故能破敵廣地。所向無前。然用法太嚴。羣臣職事。小有不舉。往往寘之極刑。雖素有才幹聲名。無所開宥。尋亦悔之。末年寢寬。登遐之日。遠邇哀慕焉。梁王宗訓。即皇帝位。歐陽氏脩曰。嗚呼。五代可謂亂世也。歟。世宗區區五六年間。取秦隴。平淮右。復三關。威武之聲。震懾夷夏。而方內延儒學。文章之士。考制度。脩禮定。正樂。議刑統。其制作之法。皆可施於後世。其為人明達。英果。論議偉然。即位之明年。廢天下佛寺。三千三百三十六。是時中國乏錢。乃詔悉毀天下銅佛像。以鑄錢。嘗曰。吾聞佛說。以身世為妄。而以利人為急。使其真身尚在。苟利於世。猶欲割截。況此佛像。豈其所惜哉。由是群臣皆不敢言。嘗夜讀書。見唐元稹均田圖。慨然嘆曰。此致治之本也。王者之政。自此始。乃詔頒槓圖法。使吏民先習知之。期以一歲。大均天下之田。其規為志。意大矣。哉。書法。世宗即位六年。善政既多。良法初立。內脩文事。外抗武功。而其君人之度。又有非後世所可及者。豈不謂之賢主哉。故書罷巡檢使臣。書給漕運斗耗。書制舉。令錄法。書禁度僧尼。書立二稅。起徵限。書作刑統。皆良法也。書親錄囚徒。書開壽州倉。賑饑民。書誅孫延希。書

周世宗榮顯德六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五十九

五十



卻亦作却

藏去聲才

浪切

當去聲丁

下頂切

姪見上聲

鮫亦作絲

餘並古本

切禹父名

詳見洪武

軫韻

周世宗榮顯德六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五十九

五十

均定田租。書減所奏羨田。書淮南饑。皆善政也。書撰通禮正樂。書定大樂。書設科目。皆文治也。書簡閱諸軍。書伐蜀。伐唐。伐契丹。皆武功也。至於詔言得失。賞王環。褒仁贍。保嚴。續。卻。泉州貢。命金陵城。可謂有君人之度矣。夫豈五季諸君之所及哉。秋七月。周以我太祖領歸德軍節度使。

唐鑄大錢。唐自淮上用兵。及割江北。以事周。歲時貢獻。十韓熙載請鑄鐵錢。唐主從。謀計。鑄當十大錢。八月。蜀文曰。永通泉貨。又鑄當二錢。文曰。唐國通寶。

以李昊領武信節度使。蜀李昊領武信節度。右補闕李主曰。昊家多冗費。以厚祿優之耳。起性倖直。集覽。倖。說文。很也。字通作倖。孟子曰。倖倖然。見於其面。楚辭曰。鮫。倖直。以亡身。李昊嘗語之曰。以子之才。苟能慎默。當為翰林學士。起曰。俟無舌。乃不言耳。九月。唐太子弘冀卒。弘冀卒。有司引浙西之功。諡曰武宣。句容尉武功。非所以防微而慎德也。乃更諡曰文獻。以唐主以

巡捕之責。張洎曰。太子之德。主於孝敬。今諡以武功。非所以防微而慎德也。乃更諡曰文獻。以唐主以

以

後十卷

後三十

其

其子從嘉為吳王居東宮。殺禮部侍郎鍾謨。謨數奉使

唐主皆厚待之。恃此驕橫。與天威都虞候張巒。巒與

屏人夜語。唐鑄譜之曰。謨與巒氣類不同。而過相親狎。

恐其異謀。又言大錢。民多盜鑄。犯法者多。及弘冀卒。唐

主欲立鄭王從嘉。謨與紀公從善善。集覽。謨與細公從

善善。為句。從善名也。封於紀。故曰紀公。下善字。係去聲。

契愛之義也。謂鍾謨與從善相親善。言於唐主曰。從嘉

德輕志懦。又酷信釋氏。非人主才。從善果敢。疑重宜為

嗣。唐主由是怒。從嘉為吳王。居東宮。謨請令張巒以

所部兵巡徽都城。唐主乃下詔。暴謨罪。流饒州。貶巒宣

州副使。未幾。皆殺之。廢永通錢。書法。封子不書主。此其

書主何。獨斷也。而至殺鍾謨。又甚矣。終綱。南漢殺其尚

日封子書主五。詳見晉明帝太寧元年。南漢殺其尚

書右丞鍾允章。以龔澄樞為內太師。南漢主。以允章

書右丞參政事。甚委任之。允章請誅亂法者數人。以正

綱紀。鏐不能從。宦官聞而惡之。內侍監許彥真。告允章

欲作亂。玉清宮使龔澄。樞。內使監李托等。共證之。乃收

允章斬之。自是宦官益橫。未幾。以澄樞為內太師。軍國

鉞丑兩切

巡徽見唐  
明宗天成  
元年

周世宗榮顯德六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五十九 五一



耳而中而  
龐二切

洪州見漢  
武帝元鼎  
五年豫章

周世宗榮顯德六年通鑑綱目集說第五十九  
之事皆取決焉凡羣臣有才能及進士狀頭皆先下蠶  
室集覽狀頭猶今言狀元下蠶室西漢司馬遷傳葺以  
蠶室顏師古曰蠶室腐刑所居溫密之室也凡養蠶者  
欲其溫而早成故為密室蓄火以置之而新舊刑亦慮  
有中風之患須居密室乃得全因呼為蠶室又史記秦  
皇本紀隱宮注正義曰餘刑見於市朝惟宮刑一百日  
隱於陰室中養之乃可故曰隱宮所謂下蠶室是也然  
後得進亦有自宮以求進者書呂刑篇宮辟注宮淫刑  
也男子割勢婦人幽閉火死之刑也此云自宮以求進  
謂己自割勢以求為宦者正誤案南漢謂士人為門外  
人不得預事所用皆宦者故有自宮以求進用者非求  
為宦官也由是宦者近二萬人貴顯用事之人大抵皆  
宦者也謂士人為門外人不得預事卒以亡國書法內  
太師何譏也趙高書中丞相澄樞書內太師皆譏也丞  
相非矣太唐以洪州為南都唐以金陵去周境纔隔一  
師甚哉唐以洪州為南都水洪州險固居上游議徙  
都之羣臣皆不欲徙惟周遣兵部侍郎竇儀如唐儀至  
樞密副使唐鎬勸之唐儀至  
雨雪唐主欲受詔於庶下儀曰使者奉詔而來不  
契丹失舊禮若雪霰服請俟它日唐主乃拜詔於庭

後唐本

遣使如唐周人殺之

契丹主遣其舅使於唐周秦州團練使荆罕儒募刺客殺之自是契

丹與唐絕歷年圖曰太祖負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  
措身無所乘危而發雖履天下之籍而室家先覆矣世  
宗以異姓之親入承大統知近世之弊起於威令不行  
下陵上替故高平之役首誅樊何以振軍法遂能變弱  
為強因敗為功乘勝逐北至于太原歸而簡師習戰并  
心進取於是南割江淮西克秦鳳北開關南攻無堅城  
戰無疆陣又以袍鼓之障治律曆明典禮審法令修政  
事收賢才養百姓可謂知治安之本矣大功未成中道  
而夭蓋太平之業天將啓聖  
人而授之非人謀之所及也

總論

五代之主凡八姓十三世總五十四年其年代之甚促

何也蓋承唐未大亂之後君臣之義不明而爭奪之相

尋也後梁太祖朱全忠篡唐其兄全昱罵之曰汝從黃巢為

賊天子用汝為四鎮節度使何負於汝而自為帝乎梁  
祖稱帝六年愛假子友文之妻將立交文而為子友珪  
所弒其為不德槩可知也均王友貞既誅友珪立十  
年唐兵入汴而梁亡矣後唐莊宗本沙陀人也父李克



用以誅黃巢功第一。封晉王。莊宗嗣父破梁夾寨。梁祖云。克用有子矣。然滅梁之後。以驕怠而敗。明宗雖胡人不學。在位八年。粗為小康。後晉高祖石敬瑭明宗之婿。亦沙陀位。人心不服。其亡宜也。後漢高祖劉知遠亦沙陀人也。其攻潞王。借助契丹。雖帝中州而臣於北狄。其子出帝為狄所虜。是亦宜矣。後周太祖郭威太原人也。少起北行。因亂得立。其子隱帝。寵信左右。誅戮大臣。遂至遇害。父子二世。止於四年而已。後周太祖郭威太原人也。少起軍伍。雕青在項。謂之郭雀兒。而柴氏之女。願與為配。為帝三年。世宗嗣之。乃其妻兄柴守禮之子也。自兩漢而下。最賢者三君。魏孝文。周武帝。及世宗是也。然世宗六年而殂。恭帝遜位。豈非天平。其餘十國者。吳楊氏四世。曰行密。曰溥。曰隆演。曰溥。前蜀王氏二世。曰建。曰衍。吳越錢氏四世。曰鏐。曰元瓘。曰弘佐。曰弘徽。南漢劉氏四世。曰龔。曰玢。曰晟。曰鋐。南唐李氏三世。曰昇。音嚴昇。一名知誥。曰璟。曰煜。閩王氏五世。曰審知。曰璘。曰昶。曰曦。曰延政。後蜀孟氏二世。曰知祥。曰昶。楚馬氏六世。曰殷。曰希聲。希範。希廣。曰希萼。希崇。南平高氏五世。曰季興。曰從海。曰保融。曰保勗。曰繼冲。北漢劉氏三世。曰崇。曰鈞。曰繼元。此十國之主。其僅稱治者。唯南唐吳越而已。

後冊正規

然十國雖皆稱小。與中州實為敵體。閔至小之國也。而其君自大。嘗稱中州之帝。為洛州刺史。是安能以相統屬者乎。

資治通鑑綱目集說第五十九







